

青 年 文 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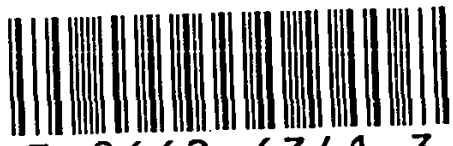
徐 霞 客 遊 記 選 註

方 豪 選 註

中 國 文 化 服 務 社 印 行



690
068.9
(627)/2



3 0662 6341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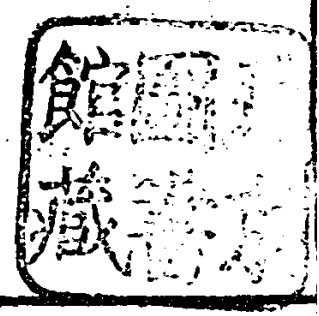
接
看
恩
師
指
正

青年文庫
方豪選註

徐霞客遊記選註

陳垣同志遺書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A410543

青年文庫

主編

盧于道
程希孟
吳恩裕
鄭學稼

編審委員

王平陵
梁實秋
老舍
陸晶清
朱雲影
陳西滢
朱光潛
楊振聲
馬宗融
虛前

凡例

一、本書各篇之選擇，以下列五事爲標準：

1. 艱困危險之遊踪，可資激發讀者勇毅之心者。
 2. 敘述詳明，在地理及地質方面可資參考者。
 3. 描寫生動，富有文學上之價值者。
 4. 實物之觀察與採集，足以表示作者之科學精神者。
 5. 記敘方式不同，可窺原書之各種體例者。
- 二、本書各篇次序，按年代先後編纂。
- 三、本書各篇均由編者另加標題，並註明原記之年月日。
- 四、本書所採各篇，其前後與文題無關者，概行刪去，加標「節」字；惟文中則不加節刪。
- 五、本書所註遊記卷數頁數，均以丁文江編徐霞客遊記民國十七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爲根據。
- 六、本書各篇末，對文中之人名地名，及事實之前後情形，與各篇之特點，均視需要與否，

略加註語。

七、現行徐霞客遊記，頗多錯誤，在未得善本可資校勘前，除照著誤字或簡體字總予刪去外，一仍其舊。

八、作者另有徐宏祖傳，為史地通俗叢書中國名人傳之一，已成稿，將由史地通俗叢書編輯社交商務印書館印行，讀者可取為參考。

九、丁文江著徐霞客先生年譜，錯誤甚多，凡欲參考年譜者，請同時參閱拙作「徐霞客先生年譜訂誤」，載國立浙江大學文科研究所史地學部叢刊第四號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週年紀念刊。

十、本書所選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第三十四諸篇，均受陳援庵先生（垣）近著明季滇黔佛教考之啓示。陳先生此書採用徐霞客遊記史料甚多，亦可供讀者參考。

徐霞客遊記選註序

徐霞客遊記是我國遊記中的名著之一，但因為全書字數太多，所以我們選取其中最精華的幾節，並略加註釋，以便讀者。我們甄選的目標，雖已在凡例中，加以說明，但對於徐先生的生平和原書的內容，似乎也不可沒有交代，這便是我們在序文中要說的話。

(一)生平事略

徐先生名宏祖，字振之，霞客是陳眉公（繼儒）替他取的別號，黃石齋（遜周）曾給他改爲霞逸，但結果他還是以霞客著稱的。

他生於明萬曆十四年（一五八六），死於崇禎十四年（一六四一）正月；那時已經是明朝末年，國內政治紊亂，濱海地帶有倭寇的騷擾，中原則流寇四起，災荒頻仍；再加上清兵在東北也已在開始進窺關內。所以以時代背景而言，徐霞客是非常不幸的。

然而他的家庭環境却還不錯，他祖上原是江陰鉅富，有很多的田。我國舊時富家子弟，大多是驕養成習，好吃懶做，徐霞客却並不如此。他旅行時雖有一僕作伴，但所行路甚遠。

萬分簡單：我們在全部遊記中祇見到他出門時最多攜帶一條夾被，幾件衣服，幾部志書，一個鹽筒、一支鐵杵、一把雨傘、一口竹箱。在途中他常需要別人接濟，但大半是賴寫稿得來的。有時他也變賣衣服，或順便做些生意，譬如在貴州出賣從湖南帶去的鹽。這都可證明他在旅途中所感受的經濟壓迫。他以生長在江南的富家，而肯冒着絕大的艱苦，萬里長征，遠至雲南邊境，更足以看出他的毅力。

徐霞客的詩文和書法，都很有造詣。民國三十一年，友人高斯年在麗江木土司家中發現他手書「山中逸趣錄」，字跡飄逸可愛；遊記後附有霞客所作句幾首詩，亦富有神韻。可是流傳下來的著作却祇是一部不全的遊記，徐霞客便以旅行家和遊記作家而著名。因此我們必須談談他的旅行生活。

在敘述徐霞客的旅行生活之前，我們更須一述他的旅行動機。然而他的旅行動機，實在不易分析，因為一個人作一件事的動機，可以是多方面的：有主要的動機，也有次要或附帶的動機；我們要辨發甚麼是徐霞客旅行的主要動機，甚麼是次要動機，實在不容易，因為他的旅行，簡直是無所為而為的。可是他的旅行却不能說全無動機，我們隨便提出幾樣吧：

1. 他晚年遠行的目的地之一，便是雲南的西北角，這是為探究長江的發源地作實地的考察

別

2. 他好奇心頗重，所以聽說有風景奇特的地方，無不想去。在浙江新城全張的白玉菴時，很愛聽意餘和尚談日本事，我猜想他若有去日本的機會，必然不會放過，因為在雲南時，他聽朋友講說緬甸情形，便要求寫介紹信，準備到緬甸去。後因路阻，未果。又聽說峨眉山風景佳麗，便想從貴州遵義而至四川。這可以說純粹是爲了滿足他的好奇和冒險心。

3. 上文我們說過明末國家動蕩，小人當朝，有才學的人却鬱鬱不得志，因此徐霞客索性拋棄了仕官的途徑，不應考，不作八股文，這樣一來，住在家中便難免無聊，所以飄然遠颺，一面是爲避免「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一面也是因爲不願在齷齪的社會中斷泥。

4. 自從他的旅伴靜閒和尚在南寧圓寂後，他本已不想前進，可是爲了靜閒臨終時遺言，希望能葬在雲南雞足山，霞客爲忠於友誼，便將他的屍骨裝入竹筒，親自背着而行，很勇敢地繼續前程，從廣西、貴州、一直走到滇西。這是遊記中最後的一段旅行，這一段段旅行的動機，可以分前後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爲了探不見江源，第二個時期，却是爲了忠於朋友。

動機既明，不可不一說旅行的經過。

逝

徐霞客遊記選註

徐霞客的旅行生活開始於萬曆三十五年（一六〇七），那時他纔二十二歲，以後，偶時而出外，時而歸家，行踪也不很遠；可是最後一次的旅行，前後費時四年，足跡最遠，遊記亦最詳。總計他到過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河北、山東、山西、陝西、湖北、廣西、廣東、貴州、雲南等十六省，也有人懷疑他到過四川，但我們無法證實。要不是因為在雲南得了病，他還是不願結束他的旅行生活的。結果，他坐了轎子（或許是滑杆），離開鷄足山。回到家後，不上半年，便與世長逝，年僅五十六歲。若不是在雲南得病，若不是緬甸路被困，若不是左宗人攔止，他一定會南至中南半島，北至西康、青海，甚或能遠至甘肅、新疆，亦未可知。

在他的旅行生活中，實在表現了他的獨特的風格。

1. 他有勇往直前的冒險精神，任何危境不僅不足以使他恐懼，反而更會引起他的興趣。他敢行雪路，爬冰山，攀高崖，走絕壁，甚至在樹枝中跳着，在荆棘叢中滾着，別人不敢進的山洞，他敢進去，別人沒有到過的山峯，他敢上去；盜匪猛獸，在他都毫不介意；甚至於深夜在荒山露宿，在曠野迷路，亦不足以使他失望，使他灰心。

2. 他表現了最堅強的吃苦能力，因為在途中他能忍飢挨餓，他儘扶病而行，他能看風

告

雲前進……他不像我國舊時文人的弱不禁風，却具有最健康的身體。

3. 他有最高尚的愛人之德，所以在途中雖幾次遇着盜賊，却毫無怨言；甚至於連他最親信的僕人，最後也竊取了他的行篋，不去而別，可是在遊記中，他也沒有怨恨一句，這都可以看出他胸襟的寬曠，度量的宏大。因此他在艱困的境遇中，仍能怡然自樂，這是最難能可貴的。

託

4. 他的有恆也是最值得我們則效的。他那一部遊記，幾乎是按日而書。固然，他也不追記的時候，但多半是逐日記錄的，因為照他那種說敘方式，一里半里左轉右轉，朝南落北，甚至一條小溪，一座小橋，幾家人家，也都絲毫不忽略；那時既沒有鉛筆和可以隨身攜帶的日記簿，更談不上自來水筆，要不是當日記下，日久自然會遺忘；所以他有時到了一家飯鋪或旅店，第一件事便是作日記。

此外，他對於母親的孝愛，對於國家的關懷，對於地方政治的注意……都可以從遊記中見到。總之：他是一個有血性的人，他並不逃世，祇是社會環境既不讓他一展身手，他祇好獻身於地理考察，作學術上的研究了。所以論徐霞客一生的生活，時時處處都表現了他的偉大的人格，深刻的修養，以及廣博的學識。

現在讓我們來談談他的遊記吧。

二 遊記價值

一部遊記，幾乎是徐霞客遺在後世的惟一著作。這部遊記在他生前並沒有刊刻，死後雖有人展轉傳鈔，但他的手稿却早已散佚；他的朋友季夢良尋到一部，可是殘缺很多；還有一興一位姓史的也有鈔本，然而那鈔本的錯誤却更多；傳世最廣的便是楊名時重加編訂的一種。全書原分五卷，第一卷爲天台、雁蕩、五臺、恒山、華山等遊記，各一篇；第二卷以下便是最後一次旅行記，其中浙江、江西合一篇，湖廣一篇，廣西六篇，貴州一篇，雲南十六篇，闕一篇。

清朝一代的讀書人，都把牠看作普通遊記，所以並沒有獲得實益；到了民國初年，丁在君先生（文江）纔發見了牠的優點，在旅行西南時，便以牠爲嚮導，更證明他記載的忠實，和描寫的詳明。以後丁先生又替徐霞客作了一篇年譜，搜集了不少資料，羅叔韜（振玉）、梁任公（啓超）、胡適之（適）、張菊生（元濟）諸先生，都盡力幫助；丁先生更將遊記重新編訂，分爲二十卷，將搜集的文獻一概附進去，又將年譜放在卷首，合印兩大本，附圖

一冊。這對於研究徐霞客游記，固然增加了不少方便，而且對於原書的流傳，對於實地考察的倡導，丁先生確實盡了不少的力；然而全部游記是由幾個人分任標點，年譜也不出於丁先生一人之手，結果是錯誤百出。我曾作過一篇校記，發表在國立浙江大學文科研究所史地學部叢刊第四號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週年紀念刊，其實，讀年譜的人，祇要對年譜不加盲目的信任，一切引述都肯自己去取原來的史料來對勘，必然可以發顯牠的錯誤。

徐霞客的遊記，一般人都病牠記載太瑣碎，常使讀者望而生厭，不能終卷；但其實遊記的優點便在牠的鉅細不遺，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徐霞客觀察的精密，他實在具有最新的科學頭腦，他的懷疑精神，也着實可以令人佩服。固然，他對於許多的河流和地名的考證，並不完全可靠。（參見譚正鵠著「論丁文江所謂徐霞客地理上之發現」，見同上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週年紀念刊）這是因為他在旅途中不易得到參考書，而在旅行前所讀過的書，又往往不見記憶；可是他有時不願輕信古人記載，而情願相信土人的話，有時他也不信土人的話，而必要自己去勘測。所以他的觀察和他的斷語大多是很準確的。

他的遊記，包含很廣，天時的變化，如：雲、雨、風、雪、霜、霧等，生物的記載，如：鹿、虎、象、……及各種鳥類、植物的描寫，他更是注意，有一次，他竟將蜘蛛樹葉

子採下，把牠的形狀畫出來，這簡直是生物學家在作實習，求之我國古人，這種研究功夫，是很少有的。此外，如：山川的形勢，城邑廟宇的方位，村居的姓氏，以及民俗、民情、民族、宗教、神話、傳說、物價、瀑布、溫泉等等，沒有不被記錄下來的，而且是很忠實的記錄，沒有誇張，沒有隱諱。

總而言之：這是一部最有益於青年的書，牠指示了青年求學問的方法：如讀書，如實地考察，如勤於作筆記，如富於推論等；牠也告訴了青年做人的規矩，待人之厚，對人之忠；他又是一位愛國之士，尤其是抗戰期中青年男女所必需效法的，此外，牠更給青年留下了許多自處的好表樣：勤儉、刻苦、耐勞、有恆、樂觀等。自然，為引起讀者更大的興趣，最好是每一篇遊記全附上地圖，附上攝影；而且對於遊記的原文，也因為一再翻刻，以訛傳訛，恐怕已免不了有許多誤字，也需要找最早最精的版本來細細重校一次。可是這些工作，在戰時實無法完成，祇有留待戰後來整理；可是我們都很誠懇地希望讀完這一部選本的青年們，再去把全書讀一讀，萬不可因為牠記敘方式的繁瑣，望而生畏；這一冊簿籍的選本是不能使你窺到徐霞客先生全貌的，也是無法將書的中精華全部提供出來的。

清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北碚

文 筆 沱

徐霞客遊記選註目次

凡例

序

- 一 探雁湖記……………一
- 二 遊黃山接引崖記……………四
- 三 登武夷山大隱屏峯頂記(節)……………七
- 四 登武夷山靈峯記(節)……………八
- 五 遊仙遊九鯉湖記(節)……………九
- 六 下嵩山記(節)……………一一
- 七 江山石龍洞遊記……………一二
- 八 羅宮山天聰洞探勝記……………一四
- 九 遊騰宕山屏霞障記……………一六
- 十 遊金華北山三洞記(節)……………一八

十一	尋茶陵紫雲陽諸勝記	一〇〇
十二	茶陵上清潭洞及麻葉洞探險記	一一二
十三	衡陽遇盜記	一二五
十四	遊永州濛巖記	一二七
十五	露宿三分石記	一三〇
十六	訪新家犀牛巖記	一三三
十七	記江州巴豆樹及蘇木	一三五
十八	隆安縣城之方位	一三六
十九	三里城之物產	一三七
二十	留居三里城五十日記	一三八
二十一	黔邊遇盜脫險記	一三九
二十二	自都勻至貴陽日記	一四一
二十三	通貴崖至白雲寺記	一四二
二十四	平壩途中失金記	一四五

二十五	深夜投宿碧峒記(節)	四七
二十六	再經帶嶺記	五〇
二十七	寓曲靖護國朝陽二寺記(節)	五二
二十八	記唐大來先生	五五
二十九	昆明草海記勝	五六
三十	雞足山靜室之一斑(節)	五八
三十一	雞足山慈檀寺之浴池	六二
三十二	華野樓度除夕記	六三
三十三	雞足山大覺寺之噴水池	六四
三十四	雞足山尊勝塔院之水管(節)	六六
三十五	初訪瀝江木家院記	六八
三十六	大理觀音街子素描	七一
三十七	岡棟採木際記	七四
三十八	永昌水簾洞採化石記(節)	七六

徐霞客遊記選註

一 探雁湖記（萬曆四十一年四月十四日）

十四日天忽晴明，乃強清隱徒爲導。清隱謂：「湖中草滿，已成蕪田，徒復有他行，但可送至峯頂。」余意至頂，湖可坐得；於是人捉一杖，躋攀溪草中，一步一喘；數里，始歷高巔，四望白雲，迷漫一色，平鋪峯下。諸峯朵朵，僅露一頂，日光映之，如冰壺瑤界，不辨海陸，然海中玉環一抹，若可俯而拾也。北瞰山岫聳立，內石筍森森，參差不一；三面翠崖環繞，更勝靈岩；但谷幽境絕，惟聞水聲潺潺，莫辨何地。望四面峯巒累累，下伏如邱壘，惟東峯昂然獨上，最東之常雲，猶堪比肩。

導者告退，指湖在西阪一峯，尙須越三尖，余從之。及越一尖，路已絕；再越一尖，而所登頂已在天半。自念志云：「宕在山頂，龍湫之水，卽自宕來。」今山勢漸下，而上湫之潤，却自東高峯發脈，去此已隔二谷，遂返轍而東望東峯之高者趨之。蓮弁波不能從，由舊路下。余與二奴，東越二嶺，人跡絕矣。已而上愈高，狹愈夾，兩邊狹立，如行刀背；又石

片稜稜怒起，每過一脊，卽一峭峯，皆從刀劍隙中攀援而上。如是者三，但見境不容足，安能容測？既而高峯盡處，一石如劈，向懼石鉗捺人，至是且無餘置足矣。躊躇崖上，不敢復向故道。俯瞰南面石壁下有一級，遂脫屣足布四條，懸崖垂空，先下一奴，余次從之，意可得攀援之路。及下，僅容足，無餘地；望岩下斗深百丈，欲謀復上，而上容亦底空三丈餘，不能飛涉。持布上試，布爲突石所勒，忽中斷；復續懸之，竭力騰挽，得復登上巖出險，還雲靜菴，日已漸西。主僕衣履俱敝，尋湖之興衰矣。遂別而下，復至龍湫，則積雨之候，怒濤傾注，勢極極勢，轟雷噴雪，大倍於昨。坐至暝始出。南行四里，宿龍仁寺。（遊記卷一，頁七至八）

潛隱，雲靜菴道士名。蓮舟，江陰僧名，潛明之師，潛明乃隨徐霞客先生入滬，沒於南甯者。

懸崖亦在瀟岩山。

徐霞客此次探險湖不得，崇禎五年再遊瀟岩山時，復往搜訪，得之，則已相去二十年矣。附錄其

文於後：

（五月初三日）仍東行三里，湖溪北入石門，停擔於黃氏墓堂。歷級北下湖頂，道不甚峻。直上二里，向上漸伏，海嶼來前；愈上，海淵逼足下。又上四里，遂逾山脊。山自東北最高處迤邐西

來，搯爲四支，皆易石而土，四支之脊，隱隱隆起，其夾處匯而成窪者三，每窪中復有脊，南北貫貫，中分爲兩，總計之，不止六窪矣。窪中積水成蕪，青青爛望，所稱腐湖也。〔中略〕初四日，〔中略〕從此再西，則石脊中斷，峯亦漸下，西北眺湖，愈遠愈下。余二十年前探腐湖，東望高峯，爲斷崖所阻，懸綫而下，卽此處也。昔歷其西，今東出其上，無有遺憾矣！

讀本文所記，作者所至之地，人跡已絕；而以隨僕之足布四條，連接爲一，攀援而下懸崖，尤爲異想天開；就其冒險精神論，實不愧爲世界第一流探險家。

二 遊黃山接引崖記（萬曆四十四年二月初六日）

初六日天色甚朗。覓導者各搜筇上山，過慈光寺，從左上。石峯環夾其中，石級爲積雪所平，一望如玉。疎木茸茸中，仰見羣峯盤結，天都獨巍然上挺。數里，級愈峻，雪愈深，其陰處涼雪成冰，墜滑不容着趾。余獨前持杖鑿水，得一孔，置前趾，再鑿一孔，以移後趾。從行者俱循此法得度。上至平岡則蓮花，雲門諸峯，爭奇競秀，若爲天都擁衛者。由此而入，絕巘危崖，盡皆怪松懸結：高者不盈丈，低僅數寸，平頂短鬣，盤根虬幹，愈短愈老，愈小愈奇；不意奇山中又有此奇品也！松石交映間，冉冉僧一羣從天而下，俱合掌言：「山中已三月，今以覓糧勉到此，公等何由得上也？」且言：「我等前海諸菴，俱已下山，後海山路尙未通，惟蓮花洞可行耳。」已而從天都峯側攀而上，透峯罅而下。東轉，卽蓮花洞路也。余急於光明頂石矧之勝，遂循蓮花峯而北；上下數次，至天門，兩壁夾立，中間摩肩，高數十丈，仰面而度，陰森悚骨。其內積雪更深，鑿冰上躋；過此，得平頂，卽所謂前海也。由矧更上一峯，至平天矧。矧之兀突獨聳者，爲光明頂。甲矧而下，卽所謂後海也。蓋平天矧陽爲前海，陰爲後海，乃極高處；四面皆峻塢，此獨若平地。前海之前，天都，蓮

花二峯最峻；其陽屬微之嶽，其陰屬寧之太平。

余至平天砭。欲望光明頂而上；路已三十里，腹甚枵，遂入砭後一菴。菴僧俱歸石向陽，主僧曰智空，見客色饑。先以粥餉；且曰：「新日太皎，恐非老晴。」因指一僧謂余曰：「公有餘力，可先登光明頂而後中食，則今日猶可抵石筍砭，宿是師處矣。」余如言登頂，則天都，蓮花並肩其前，翠微，三海門環繞於後；下瞰絕壁峭岫，羅列塢中，卽丞相厓也。頂前一石伏而復起，勢若中斷，獨懸塢中，上有怪松盤蓋。余側身攀踞其上，而潯陽踞大頂相對，各誇勝絕。下入菴，黃梁已熟。飯後，北向過一嶺，躡蹻菁莽中，入一菴。曰獅子林，卽智空所指宿處。主僧霞光已待我菴前矣。遂指菴北二峯曰：「公可先了此勝。」從之。俯窺其陰，則亂峯列岫，爭奇並起；循之西，崖忽中斷，架木連之，上有松一株，可攀引而度，所謂接引崖也。度崖，穿石罅而上，亂石危巖間，構木爲室，其中亦可置足，然不如踞石下窺地雄勝耳。下崖，循而東，里許，爲石筍砭，砭脊斜且，兩夾懸塢中，亂峯森羅；其西一面卽接引崖所窺者。砭側一峯突起，多奇石怪松，登之俯瞰壑中，正與接引崖對瞰；峯迴岫轉，頗改前觀。

下峯，則落照擁樹，謂明晴可卜，踟躕還菴。霞光設茶，引登前樓。西望碧痕一縷，余

疑山影，僧謂：「山影夜望甚近，此當是雲氣。」余默然知爲雨兆也。（遊記卷一，頁十二至十三）

潯陽，據丁文江著徐霞客先生年譜，疑爲霞客之叔岳，當姓許。

本文前半段所說冰雪情形，最可表現作者之刻苦精神。足踏冰窟而行，非有堅忍勇毅之素養者，不克臻此。

三 登武夷山大隱屏峯頂記（節）（萬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登陸入雲窩，排雲穿石，俱從亂崖中宛轉得路，窩後即接筍峯；峯巖附於大隱屏，其腰橫兩截痕，故曰「接筍」。循其側石陰，躋登數層，四山環翠中留隙地如掌者為茶洞。洞口由西入，口南為接筍峯，口北為仙掌岩。仙掌之東為天游，天游之南為大隱屏。諸峯上皆峭絕，而下復攢湊，外無磴道，獨西通一罅，比天台之朗岩更為奇矯也。從其中攀躋登隱屏，至絕壁處，益大木為梯，貼壁而登雲間。梯凡三接，級共八十一；級盡有鐵索橫繫山腰，下鑿坎為足。攀索轉峯而西，夾壁中有岡介其間，若垂屏；鑿磴以登，即隱屏頂也。有亭有竹，四面懸崖，憑空下眺，真仙凡霄隔！仍懸梯下，至茶洞。仰視所登之處，巖然在雲漢！（遊記卷一，頁十六至十七）

大隱屏峯在福建武夷山九曲溪六曲與七曲之間，其陽即紫陽書院所在。

本文可見我國古代開闢山林之成績。以木梯架空而上，且多至三接，八十一級，尤見古人之勇毅，任何險峻，皆不足以阻其成功也。

四 登武夷山靈峯記（節）（萬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已下山，輒至山後，一峯與貓兒石相對峙，盤石亦如鼓子，爲靈峯之自雲洞。至峯頭，從石罅中累級而上，兩壁夾立，頗似黃山之天門。級窮迤邐至岩下，因岩架屋，亦如鼓子。登樓南望九曲上游，一洲中峙，溪自西來，分而環之，至曲復合爲一。洲外兩山漸開，九曲已盡。是岩在九曲盡處，重岩迴疊，地甚幽爽。岩北盡處，更有巖，尤奇。坐下皆絕壁，壁間橫砌僅一線，須伏身蛇行，盤壁而度，乃可入。余卽從壁均行，已而均漸低，壁漸危，則就而偃偻；愈低愈狹，則膝行蛇伏，至均轉處，上下僅隔七寸，闕止尺五均。外壁深萬仞，余匍匐以進，胸背相摩，盤旋久之，得度其險。岩果可傲層巒，有斧鑿置於中，欲開道而未就也。（遊記卷二、頁十八）

靈峯在福建武夷山九曲溪九曲盡處。鼓子巖名，在第八曲處。

本文亦最足表現作者之冒險精神。讀者試思在萬仞之高崖上，匍匐於闕祇一尺五寸，高僅七寸之山中，其險如何？所謂「膝行蛇伏」，「胸背相摩」，非親身經歷者，不足以語此。

五 遊仙遊九鯉湖記（節）（奉昌元年六月初九日）

初至湖底。芳叔急於出峽，坐待峽口，不復入。余獨緣澗石而進，踞潭邊石上，仰視雙瀑從空矢矯，崖石上覆如甕口；旭日正在崖端，與瀾波突浪，掩景流輝；俯仰應接，不能舍去。循澗復下，忽兩峽削起，一水斜迴，澗右之路已窮，左望有木板飛架危礮斷磴間，亂流而渡，可以攀躋，遂涉澗從左，則五濬之石門矣。兩崖至是壁竦僅容一線；欲合不合，欲開不開，下湧奔泉，上礙雲影，人緣陟其間如獼猿然，陰風吹之，凜凜欲墮。蓋自四濬來，山深路絕，幽峭已極，惟聞泉聲鳥語耳。出五濬，山勢漸開。澗右危峭屏列，右則飛鳳峯迴翔對之，亂澗遺其下，或爲澄潭，或爲倒峽。若六濬之五星，七濬之飛鳳，八濬之棋盤石，九濬之將軍岩，皆次第得名矣。然一帶雲蒸霞蔚，得趣故在山水中，豈必刻迹而求乎？蓋水乘峽展，旣得自恣；其旁崩崖頽石，斜插爲岩，橫架爲室，屏疊成樓，屈曲成洞，懸則瀑，環則流，瀦則泉，皆可坐、可臥、可倚、可濯，蔭竹木而弄雲烟；數里之間，目不暇移，足不能前者竟日！每歷一處，見有別穴，必穿岩通隙而入，曲達旁疏，不可一境窮也。若水之或懸，或浮，或冥飛壘注，卽虛三壘，雁宕瀟湫，各以一長擅勝，未若此山微體皆其也。出九

際，沿澗依山轉，東向五里，始有耕雲樵石之家，然見人至，未有不驚訝者。又五里，至葛溪之石步，出向道。（遊記卷一，頁三十一至三十二）

九鯉湖在福建仙遊縣，有九澗水通之；本文所說乃第四澗至最後一澗之風景；澗謂峽也，九澗卽九峽也。

芳叔爲霞客之叔，名芳若。

本文爲記敘文中之傑作。約四百餘字，而所記瀑布，危崖，板橋，山峽，翻石，亂流，目不暇給，誠如作者所云：「目不能移，足不能前」也。描寫之佳，無出其右者。

六 下嵩山記（節）（天啓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從南寨東北，下土山，忽見虎跡大如升。草莽中行五六里，得茅菴，鑿石坎所攜米爲粥，啜三四碗，飢渴霍然去。借菴僧爲引龍潭道。下一峯，峯脊漸窄，土石間出，棘蔓蔚之，懸枝以行，忽石削萬丈，勢不可度，轉而上窮，巖勢蜿蜒處過下，而石削復如前。往復不啻數里，乃止。過一澗，又五里而道盡，別有潭溝也。仰望而迷路處，危崖欹石俱在萬仞峭壁上，流泉噴薄其中，崖石之陰，榛莽叢者，俱散成霞綺，峽空澗薄，兩岸巖室如蜂房，壘壘。凡五里，一潭潭沉涵凝碧，深不可測，以丈，其經二龍潭，遂出峽，宿少林寺。（遊記卷二，頁五至六）

南寨爲嵩山少室峯絕頂，少林寺在其陰。

此文記作者在山中雖見虎跡，而毫無畏懼。又親自擊石取火，炊米爲粥，亦可見其旅行生活之一

斑。

變恐其與石爲一也。既出，歡若更生，而嵐氣忽澄，登霄在望。（遊記卷二，頁二十）

石龍洞亦簡稱龍洞，在浙江江山縣二十八都之東南浮雲山。

◎此文亦可窺作者遊覽名勝之樂，全從艱苦處得來。砍木通道，燃燈入僻，後解衣以胸背貼於石壁而上下，非尋常旅行家所可同日而語也。

八 雁宕山天聰洞探勝記（崇禎五年五月初一日）

五月朔仲昭與余同登天聰洞。洞中東窺圓洞二，北窺長洞一，皆透漏通明，第峭石直下，隔不可履。余乃復下至寺中，負梯破莽，率僮踰別塢，直抵圓洞之下，梯而登，不及，則斫木橫嵌夾石間，踐木以升；復不及，則以繩引梯懸石隙之樹；梯窮濟以木，木窮濟以梯，梯木俱窮，則引繩揉樹，遂入圓洞中，呼仲昭相望而語。復如法踰長洞而下，已日中矣。西抵小龍湫之下，欲尋劍泉，不可得。踞石磧而坐，仰視迴巒逼天，峭峯倒插，飛流掛其中，真如九天曳帛者。西過小剪刀峯，又過鐵板障。障方展如屏，高插巖巖之上，下開一隙如門，惟雲氣出沒，絕人跡。又過觀音巖，路漸西，巖漸拓，爲壑尖，復與常雲並峙。常雲南下，跌而復起，爲欽辰峯。其跌處有石曰馬鞍嶺，內谷之東西分者，以是石爲界。從靈岩至馬鞍嶺凡一里，即崇禎卅嶮，應接不暇。踰嶮，日色漸落，巖巖。二里，西過大龍湫溪口，又二里，西南入宿能仁寺。（遊記卷二，頁三十一）

仲昭爲霞客族兄，名遵湯。曾與霞客搜求先世遺蹟，刻爲騎山堂帖。

十
本文「梯窮濟以木，木窮濟以梯，梯木俱窮，則引繩以樹」數語，最可表示此行之艱辛，而作者之毅力，亦不難於此見之也。

九 遊雁宕山屏霞嶂記（崇禎五年五月初六日）

初六日挾靈岩僧爲屏霞障之遊。由龍鼻洞右攀石罅上，半里，得一洞甚奇。又上半里，崖窮路絕。有梯倚崖端，蓋燒炭者所遺。緣梯出其上，三巨石橫疊兩岩間，內覆石成室，跨其外者爲仙橋；其室空明幽敞，蔽於重岩之側，雖無鐵板隔石門之奇瑰攢合，而幽邃自成一天。復透洞左上，攀藤歷棧，遂出屏霞障之中層。蓋龍鼻頂也。崖端亦寬塹可廬，後障猶上倚霄漢，障右有岩外覆，飛泉落其前。由右復攀躋崖石，幾造障頂，爲削石所阻。其側石隙一縷，草木緣附，可以着足，遂隨之下。崖間多修藤垂蔓，各採而攜之。當石削不受樹，樹盡不受履處，輒垂藤下。如是西越石岡者五重，降升不止數里，始下臨絕澗，卽小龍湫上游也。其澗發源雁頂之東南，右卽鐵板，左卽屏霞，二障中墜爲絕壑，重岩虧蔽，上下無徑，非通澗可入也。入澗，踐石隨流，東行里許，大石橫踞澗中，水不能越，穴石下搗，兩旁峭壁皆陡立，行者絕。乃爲石梯，梯下流，則橫石下，穹然中空，可樹十丈旗。水從石罅建瓴下注，匯深漾碧，俯然沁人。左右兩崖，俱有洞高峙。由此而前，卽龍湫下墜處也。余兩次索劍泉，寺僧輒云在龍湫上，人力鮮達；今仍杳然，知淪沒已久。欲

從橫下兩峯，遂可由仙橋達石室，乃竹木梯，盤地蹶者數四，俯見獨秀雙松諸峯，在展底。既逼仙橋，隔岩中斷，日已西，疲甚，乃返穿前嶽，復經屏巖側石室返寺，搗糞過淨名，投宿靈巖。（遊記卷二，頁三十五至三十六）

鐵板嶺，石門皆爲崖岩山勝地。

作者之爬山技術，最爲高妙。除前數文所記，皆隨僕之足布而攀樹，並以胸背貼石壁而上下外，本文所記「當石削不受樹，樹盡不受履處，輒垂藤下」，可見其捷若猿猴，故能來去自如，靈得自然界之妙也。

十 遊金華北山三洞記（節）（崇禎九年十月初十日）

初十日拉寺僧東炬從朱墅後西行，一里北登嶺。約里許，一石聳出峯頂。由石畔循山而東，可趨玉壺。逾峯而北，卽朝真洞。洞開高峯之上，西向穹然，下臨深壑，壑中居舍歷落，卽下雙龍洞外居人也。蓋北山自玉壺西來，中支至此而盡；後復生一支，西走蘭溪。其層分而南者，一環爲龍洞塢，再環爲講堂塢，三環爲玲瓏岩塢，而金華之界於是乎盡；玲瓏岩之西，又一環而爲鉏坑，再環爲白坑，三環爲水源洞，而崇崖巨壑亦於是乎盡；後支層透中支，中支西盡，瀕然下墜，初圓爲朝真，中墜爲冰壺，最下及谷底爲雙龍；所謂三洞也。洞門皆西向，層巒而下，各去里許，山勢巖絕，俯瞰仰眺，各不相及，而洞中水質層注。朝真洞門軒豁，內洞稍窪而下，乘炬深入，左有一隙如峽室，宛轉隨之，峽窮，有水滴漉不休，而隙底仍燥，不知水從何去也。出峽室，直窮洞底，則巨石高下，仰眺愈窮。從石隙攀躋下墜，復得巨峽，忽有光一縷，自天而下，洞頂高懸千尺，石隙一規，宛如半月。出內洞，其左復有兩洞；下洞所入無幾，上洞宛轉，亦如峽室，右有懸穴下窺，想卽內洞深墜處。出洞，仍從突石峯頭南下，折而西北，得冰壺洞，洞門仰如張吻。先投杖垂炬而下，滾滾不見其底

乃攀隙倚空入，忽聞水聲轟轟，秉炬從之，則洞之中央，一瀑從空下墜，冰花玉屑，從黑暗處耀成潔采；水穴石中，莫稔所去。乃依炬四窮；其深陷逾朝真，而屈曲少遜。出洞，直下里許，則爲雙龍洞；洞開兩門，一南向，一西向，俱爲外洞，軒曠宏爽，如穹廈高舉，闔闔四啓，非復曲房峽室觀。水流自洞後，穿內門西出，徑外洞去。俯視水所出處，低覆僅一尺五寸。余借一浴盆於洞口潘姥家，解衣赤身坐盆中，推盆而進，進隘五六丈，穹然高廣，一石板平架洞中，離地數尺，大數十丈，薄僅寸；左則石乳下垂，綺窗翠幙，橫洞中。溯水再進水，竇愈伏，無容入矣。（遊記卷三，頁四至五）

本文所記三洞，要言不繁，而明晰異常，誠記敘文之能手。徐霞客之後有三洞會一度掩沒，今又

十一、尋茶陵紫雲雲陽諸勝記（崇禎十年正月十三日）

十三日返至茶陵南關外，經大西門，尋紫雲雲陽諸勝。西九里抵山麓，曰沙江鋪，大江至此直逼山下；鋪西爲攸縣安仁大道。南登紫雲山，上一里，山半真武殿，上則觀音菴，俱北瞰來水。予詢雲陽道，菴僧曰：「雲陽山西去此十里，頂爲老君岩；雲陽仙在其東峯腋，去頂三里；雲陽仙之麓爲赤松壇，去雲陽仙亦三里。紫雲乃雲陽東北盡處，而赤松爲雲陽正東麓。由紫雲之北，西順江岸三里，爲洪山廟，乃登頂北道；由紫雲南循山麓，西四里卽赤松壇，則登頂東道也；去頂各十里而近。今觀音菴側西小徑二里，可達羅漢洞菴，亦有間道登頂，不必下紫雲也。」予從之。遂由真武殿側，西北度兩小坳，一澗從西北來，則紫雲與羅漢後山夾成者；水北入大江，紫雲爲所界斷。渡澗卽羅漢菴，菴東向。予急於登頂，從菴後西向登山，濃霧翳山半。不願，攀躋直上三里，逾峯脊兩重，霧漸開。又上二里，則峯脊冰塊盈柯，大小依枝，遇風輒墜。時嵐霧悉消，山之南與東二面，歷歷可睹，鄱江自東南，黃雲江自西北，盤曲甚遠，始知雲陽之峯，俱自西南走東北，排列數重；紫雲其北面第一重也；羅漢菴後，余所由躋者，第二重也；雲陽仙第三重也；老君巖在其上爲絕頂，所謂七

十一峯第一峯也。頂峯在南，予所登峯在北，徑路迷絕。西南望峯頂，中隔一場，絕頂猶隱
沉霧中。俯視過脊處，在峯足里許，其上隔山竹樹一壑兩乳迴環掩映，疑卽雲陽仙。雖無徑
，而直墜下。度脊上二里，逾一小峴，入雲陽仙菴。菴北向，登頂道由左畔上，可五里至老
君巖。菴有大石，飛柴倒空，竹樹懸綴；石間五雷池，澄碧迥異。層岩上突，無可攀陟，且
黑霧密翳其上，辨晰甚難，蓋予所登道，當風無樹，故冰僅隨枝堆積。此菴中山環峯夾，竹
樹蒙茸，翠霧成冰，玲瓏滿樹，每朔風一振，鏗然傾地，如玉山之類，有積高二三尺者，途
爲之阻；通頂處更難。因問赤松壇，而僧楚音，訛爲石洞。予貪石洞奇，遂捨登頂，東
下山。路側澗流瀉石間，僧指爲「子房煉丹池」，「仙人指跡」諸勝。予笑領之。直下三里
抵赤松壇，始知赤松非石洞，殿前特古松一林，無他勝。（遊記卷四，頁二至三）

作者此遊，在陰歷正月十三日，故氣候寒冷異常，滿樹冰塊，有高至二三尺者，途亦爲之塞，故
作者之遊興，並不爲之稍減。

十二 茶陵上清潭洞及麻葉洞探險記（崇禎十年正月十七日）

十七日乃由新菴北下龍頭嶺，共五里至絡絲潭下。先是予按志有秦人三洞，上洞惟石門不可入。予既得東西兩洞，無從覓所謂上洞者。土人曰：「絡絲潭北有上清潭，洞門甚隘，水由中出，人不能入，入卽有奇勝。」此洞與麻葉洞俱神龍蟄處，非惟難入，亦不敢入也。予聞之，益喜甚。既過絡絲潭，不渡澗，卽依西麓下。蓋渡澗爲東麓，雲陽之西也，棗核故道；不渡澗爲西麓，大嶺洪碧之東也，出把七道。北半里至上清潭，洞卽在路之下，澗之上，門東向夾如合掌，水由洞出，有三派：自洞後者，匯而不流；由洞左者，乃洞南旁竇，出甚急。逾洞左急流，卽當伏水入；導者止供炬，無肯爲前驅者。予解衣，水蛇行以進。石隙低而隘，水沒大半，必身伏水中，手擎炬平出水上，乃得入。西入二丈，隙始高裂丈餘，南北橫裂者亦三丈，然都無人處，惟直西一竇，闊一尺五寸，高二尺，水沒其中者如所闕，隙餘水面，僅得尺之半。計匍匐水中，必口鼻俱濡水，且以炬探之，貼隙頂入，猶半爲水漬。時願僕守衣洞外，若泗水入，誰爲遞炬者？身可出水，炬豈能出水耶？秦人洞水，予雖沒浸股膝，溘然可近，此水獨寒，而洞當風口，颼颼尤厲，風兼水逼，火復阻道，捨之出。燕火洞

門久之，復循西麓隨水北，已在棗核嶺西矣。去上清三里，得麻葉洞，洞在麻葉澗，西大嶺，南溪澗。溪即雲陽棗核之支，北則棗核西垂也。大嶺東轉，正東澗下流，夾峙如門，當門一石峯聳突，曰將軍嶺，洞鵝其西，而棗核之支，西至此盡。澗西有石澗南流，東瞰澗中，大嶺一支，亦東至此盡。洞岩之下開一隙，淺不能入。岩前有小溪，自西而東入大數。循小溪至岩西亂石間，水窮於下，竅啓於上，卽麻葉洞，洞口南向，僅斗大，在石隙中轉折數級下。初窺焉，亦俱以炬應，無敢導者，且曰：「此中有神龍奇鬼，非符術不能服。」最後以重資覓一人，將脫衣，問子乃儒，非法士，驚出曰：「子以爲大師，故縱膽入。豈能身殉汝耶？」子乃寄行李前郵，與願僕各持數炬入，郵民隨至洞口者數十人，皆莫能從。子兩人乃以足先入，歷級轉竅遞炬下，數轉達洞底，洞稍寬，可側身舒首，乃以炬前向。其東西裂隙，俱無入處，直北一穴，祇僅尺，闊等，下甚平燥。先以炬，後蛇伏進，背腹壓貼，足後發，乃度此內洞第一關。內裂隙既高，東西橫亘，然亦無入處。又度第二關，低隘與前齊規，進法亦如之。既入，內層亦橫裂，西南裂者不甚深，其東北裂處上一石坎，忽又縱裂起，上寫下狹，高不見頂，至此石坎殊形，腐爛頽鼻，片竅俱欲生動。其西北之坎，漸入漸東，內夾一縫，不能容炬。轉從東南峽，仍下一坎，其底沙石平鋪，如網底澗溜，乾燥鮮水。峽取

神龕亂石叢生，疊成樓台；由其隙，皆可攀躋上。其上石竇一縷，直徹洞頂，光由隙中下射，宛如鈎月。洞底南通，覆石低壓，高僅尺許；此必前通洞外，洞所從入者。由層石下北循洞底入，陰底甚，與外二洞相似。稍從其西，攀上一石隙，北轉而東，若度鞍歷橋；兩壁石色石質，光瑩欲滴，垂柱倒蓮，紋同雕刻。東下一級，復值澗底，已轉入隘關內，於是闢成一街，闊二丈，高殺其五尺，覆石平如布帳。北馳坦底半里許，下有一石，戾出爲榻，欄邊朋排，上則逆英下垂，連撈成幃，四圍垂幔，大與榻並；中圓透盤空，上穹爲頂，其後西壁，玉柱圓豎，大小不一，而色皆瑩素，紋絕刻鏤；街中第一奇也。又直北半里，洞分上下兩層，洞底東北去，上洞登自西北。時所攜火炬已去其七，恐歸途迷惘，遂割奇返。抵透光處，炬裁盡。洞外守視者，又增數十人，見余兩人，皆額禮稱異，且曰：「前久待不出，疑隨異叻。」予各謝之。然此洞但入處多隘，其中美勝，予所見洞俱莫及，不知土人何畏入乃爾。（遊記卷四，頁六至八）

本文可見作者之求真精神，反對迷信，亦不輕信土人之言。終以事實證明洞內並無神龍奇鬼。作者旅行之成功，實得力於此種科學精神也。

十三 衡陽遇盜記（崇禎十年二月十一日）

十一日二十五里南上鈎欄灘，衡南首灘也。又西二十五里爲車江。折而東南二十里爲新塘站，又二里泊新塘上流之對涯。二鼓中盜，囊洗，僅脫身；顧僕被重創。

十二日靜於焚餘中拔得衣服數件，體得蔽。時劫舟已沉，鍋具焚沒無餘。靜聞沒水取得一鐵罐，瀝取江底溼米，煮粥遍食諸難者。余三人因附土人舟返衡府，抵鐵樓門已五鼓。

十三日入城投金祥甫，欲假遊資於桂藩；金其書記也。日復一日，竟不得要領。

二十日出步柴塢門外，途遇折寶珠茶者，花大瓣密。其紅映日。又見千葉緋桃。含苞大如鐘，皆桃花冲物也。擬往觀之。

二十二日同靜聞出瞻岳門，越草橋，過綠竹園，挑花歷亂紛目。入桂花園，則寶珠盛放，花巨如盤，殷紅層密，萬朵浮圍翠之上。豔陽繁景，流賞移情，不矧身在窘難中。望隔溪塢內，挑花竹色，映帶生姿，中有閣臨流，亭新其巔。循級入，登山踞亭，爲之憮然！

二十六日金蘭會得百金，遂貸二十金於予。會桂藩復有所捐助，靜聞不能無望。予議先往道州，留靜聞候助郡中，待予還同西行。

并三月初三日下舟，風雨作。舟子遲延，曉始移泊南門埠。

初四日下午過汝江，抵集雲潭，去前日被盜處不遠。

初五日平明發舟，風頗利。十里過前日畏途，沉舟猶在也（遊記卷四，頁十四至十五）。

靜聞爲江陰迎綽寺僧，曾刺血寫法華經，願供之雞足山，故隨徐霞客同行。崇禎十年九月二十四卒於南甯崇善寺。年生戒律極嚴，與霞客共患難，故靜聞之卒，霞客亦極哀悼。霞客在南甯時，行程莫決，後因靜聞臨終遺言，願安骨於雞足山，霞客乃以大竹筒藏其骨，並攜其經，至雲南。二人之友誼可知矣！

衡陽遇盜時，靜聞被擄陷水中，擊經於頂，並出刃冒死守經，經免焚溺。但後竟以受傷不愈而死。

十四 遊永州澹巖記（崇禎十年三月廿五日）

十五日五里至巖北，兩發漚，期舟於雙牌。雙牌者，郡南五十里鋪也。郡南二十五里爲岩北，陸至此與江合；陸南卽入山，又二十五里至雙牌；水道則東迂湖江，至雙牌，又六十里。計舟一日僅抵此，予不難負病追躡也。岩背東北應江。從其南二里，西向入山，岩俱懸湧作擺人狀。已望巖前突，西峯徑石尤異，及登之，官舍半額。先是西峯之陽，望見洞門高張，至是路從其側出，上見石岩攢舞，環玦東向，下則中空成岩，容數百人；下平上穹，明與幽爽，無偏仄昏昧苦。北洞底亦有垂石環轉，覆樞分內外者，巨石磊砢界道，石上多宋元人題刻。黃山谷最愛此邱，謂爲此中第一。岩東穿腋竅上，有門上通叢石間，東瞰官舍後澗谷。岩西南又闢一門，踰門出其右，石壁穹然，僧寮倚之。西瞰山下平曠，桑麻布壤；中有澗賢江，發源自龍洞，洞去永城西南七十里；江東來，直逼山麓，北入瀟江。側又有水洞，去此二里，乘炬可深入。從僧寮循岩東南行，過前望洞門高張處，門雖峻，中狹不廣，內亦不能上後岩也。仍冒雨東出臨江，江迢迢在數里外；澹山南卽崇山排亘，支分東走，故江道東曲避之。乃捨江南行，七里至木排鋪，又南逾小嶺，三里爲陽江；江不勝舟，西南自大小

梁江來，至此二十餘里，束注瀉。其北則西嶺橫亘，南則曹祖山張家冲諸峯聳立於前。又南七里直抵張家冲東麓，曰陳皮鋪。又南三里逾嶺，望西山層陰下，時見石骨，舉奇標異，已復巖濛一區，衆竄迷幻。取西披之，則石片層層，盡若雞距龍爪，下踰於地，又如絲瓜之囊筋縷外貫，而中悉透空；但上下爲蔓棘阻纏，無從披躋。隨之南，見旁有隙土新殖者，輒爲捫入，然每至純石，卽復不難。問之路旁荷鋤者，曰：「是乃和尚嶺，皆石山也。其西大山曰七十二雷。」因指路隔一菴，石更勝。從之，則大道直出石壁下，石忽屏插起，上多透明隙，形備生躍；清泉一泓，下穿雲根出。有菴在其南，問之僧，則出水崖也。仰見崖後石勢駢叢，側有路一線，皆其難地徑也。買勇牽之，其上石皆如臥龍翥鳳，出水青蓮，萼叢瓣裂。轉至出水崖後，覺茹吐一區，包裹叢沓，而窈窕無竟。蓋其處西亘七十二雷大山，叢嶺南列，惟東北下臨官道，又出水崖障其東，北復屏和尙嶺，四面外同錯綺，其中怪石層明（？）
（）采豔奪眺，予乃透數峽進，東北屏崖之嶺，有石高若。若天門上開，不可慰卽，岩石西南，卽出水崖內壑，一潭澄石隙中，三面削壁下候，不見其底，若爬梳沙蔓，令石與水接，武陵漁當爲移棹。予屢選山樓佳勝，此爲第一，而九疑尤溪郡口稍次云。（遊記卷四，頁十九至二十）

永州今名零陵。三月二十七日，讀客評永南諸洞優劣，死澧縣第六。

一武陵漁見陶潛桃花源記，乃一理想中之漁夫，武陵人，無意中得一桃花源，內中居民皆在秦時避亂而入者，生活安適，與外間完全隔絕；漁夫既出，欲再往，遂迷不復得路云云。

十五 露宿三分石記（崇禎十年三月二十八日）

二十八日仍過玉瑄，南覓導務，爲磨火炬前行。東上楊子嶺二里，上有石，人立而起，山皆盤突東南折。行嶺坳中三里，曰茅窩，皆奇不下。深窩有石崖嵌削千尺，四面交流，搗入巖洞，是名九龜池巖；巖西向，疑永福南透巖出者，卽此水也。又東南二里轉嶺，爲蟠龍峒水口。又登嶺一里，爲清水潭；其東下嶺，韭菜原道也。逾東南二里，渡牛頭江；江水東自紫金原來，江兩崖路俱峭削，上下攀援甚艱。渡江，卽東南上半邊山。其東北高山爲紫金原，山外卽藍山縣境；其西南高山爲空寮原；空寮原前山有白石痕一幅，上自山巔，下至山麓，若懸帛。再南爲香爐山。山在玉瑄巖南三十里，三分石西北二十里，高亞三分石，頂有澄潭，廣三畝，中石筍兩枝，亭亭出水面三丈餘，疑志所稱天湖也。由半邊山頂行五里，展度山脊，下少上多。其東南五里，出鰲頭山。先是沉霧不闕，半邊。鰲頭諸山，亦近望不及，身至始出。宜是南眺三分石，尙不知所在，頃之，雲忽滃明，不覺然因登高峯頂，與江山縣江郎山相似；一爲浙源，一爲海源，但江郎高踞山半，此鰲頭絕巔爲異耳。半邊山鰲頭兩山，東北與紫金夾牛頭江，西南與空寮香爐夾爲清源江，乃兩水中脊；二水合於玉瑄東南。

西下營觀，與蒲江合，勝如葉舟，出大洋焉。沿嶺頭東嶺半行，二里始下。三里下至爛泥河，始得水野炊，已下午。其爛泥河東五里逾嶺下，三里爲高粱原，隸藍山兩境。嶺乃藍山。寧遠分界處，在三分石東。余往三分石，下爛泥河，卽與高粱原分道。折而西南行，又上一嶺，山花紅紫鬥色。余於嶺頭山始見山鵝蘭花，至是又有紫花二種；一種大，花如山茶，小者與山鵝等，黝色可愛。枯樹固蒸菌黃白，厚大如盤，余袖攜，夜至三分石，穿箬烘之，香正如香菌。又山木干霄，有獨木最貴，楠次之。又有壽杉，葉扁同側栢，栢儂也。鉅者圍可五人，高數十丈。瀟源水畔渡河處，倒橫一楠，修可齊眉，長可三四十步。凡上下嶺共五里，抵瀟源水；水東南從三分石來，經香爐山東北出營觀者。乃絕流南渡，卽上三分石嶺麓。嶺峻削不容足，細徑伏深雲中，俯首穿箬上，卽兩手換之以移足。時霽猶風霧淋漓，首不得舒，又不能平行其下，惟爲垂空繡練賁。如是八里，路漸平。又南行嶺上二里，濃霧仍厲，望頂莫辨，而曉色漸合，遂塗箬依松，得掌大地。山高無水，有火不成息。命導筇欲大木積焚之，因箬圍火，爲度宵計。既暝，吼風大作，飛火星舞空中，火焰流徙，倏忽奔突數丈。初謂奇觀，旣而雨吹風盛，傘不能蔽，幸火威猛烈，足以敵之；五鼓雨盛，火亦奪魄矣。

（遊記卷四，頁二十八至二十九）

此文所記諸宿

臨其境之感也。

爲奇觀。暮色既昏，風雨復作，深山中火光燭天，火星飛舞，讀者當有身

十六 訪新寧犀牛巖記（崇禎十年九月二十七日）

下山過程審，開犀牛洞在麒麟邨，邨後那勒，東與穆審三邨鼎立，乃東北三里至其邨，邨人指洞在北山東峯上，相去祇里許。至其下，不得路。問岩下伐木聲，呼覓之不答。坐牛過半，唯與舟人期，遂午返舟，今卽舟去不能願也。乃盤山東北隅，循大道行；道西北皆已峯。二里一歧北轉，有燒痕在焉，先是麒麟邨人謂：「抵山下燒痕處，卽登岩道。」余謂石是矣，益前趨。北入山峽，兩旁峯崖攢壁，中平，遂有車道。循之里許，道旁停車四五輛，數布牧於麓，樵者徧崖。歷卽之，俱不知有岩者，蓋皆遠邨樵牧，以車載至此。過此車路亦在壑。入一里，峽且東轉，四眺重崖，皆懸絕無徑，西崖尤爲峻峭。抵其北，轉抵其東，共二里，環峽爲塢，四面迴崖蔽障，深密窮之，道遂絕；出沒莽棘中索，終不得路。仍西南五里，返至麒麟邨水道旁，前望山隅有燒痕一團，亟趨之。前至伐木聲處，痕間有微徑，石環爲隔，故前不遠耳，今當在是矣，益厲勇而前。乃愈上愈遠。西望南垂橫脊，東突迴峯，余覺已出其上；得一循指路，里許，反望山頂，不可行。仍逾高頂返，下至燒痕間，見石隙後有一道，與東峽上，其間徑，長若下，始與麒麟邨人所指合。凡三誤三返而後得之。

繪圖卷之四

(。遊記卷七，頁三)

新甯今扶南縣。犀牛岩名，請文皆稱巖，此處稱洞，疑爲作者偶誤。
此遊作者凡三回三返而始得之，非其恆心者不能。

十七 記江州巴豆樹及蘇木 (崇禎十年十月初二日遊記附)

自入新寧至此，石山皆出巴豆樹蘇木二種，樹殊小。巴豆葉色丹映，每隊聚重疊，其絕壁，丹翠觸望，如楓葉着霜，殷紅點染可愛，蘇木則山凹平坡，隨處俱生，莢如扁豆子長倍之，繞幹結環，其點凝結同垂乳。土人以子種成林，收買不至，輒刈爲薪；又擇其多細幹者光削之，乳紋旋結，朶朶作胡桃痕，色尤蒼潤。余昔自天台覓萬年藤，一遠價攜此云出粵西蠻洞。余疑爲古樹奇根，不知卽蘇木叢條也。(遊記卷七，頁五至六)

此爲崇禎十年十月初二日在江州屬歙縣所記。作者不特注意山脈水源及名勝古蹟，其對植物考察，亦頗精細，本文卽一例也。

十八 隆安縣城之方位（崇禎十年十二月初三日）

初三日東南踰土山，共三里，溪自西北石山下東來，汨汨有聲。南隨溪一里，西南平處大開。西界石山至此南盡，而石猶未盡，於是平疇曲厓中，怪石森森，儼離侷合，高下不一，流泉時漱之，環以畦廛，使置一椽其中，石林精舍，勝無敵此者。行石間一里，得郵曰把定。東北六里，至隆安縣，縣城在右江西南岸。余前至南寧，入郡堂觀屏間所繪合郡圖，此縣繪右江北，故余自都結來，以為必渡江後抵邑，至此乃先邑後江；非別遊殊域，則郡縣圖殊不足憑也。地多巨竹，徑尺餘，土人以為牢柵。婦人每担四竹筒汲於溪，筒節長四尺。縣北關外為葦園。右江自西北來，經關下東去，江涯深峭，遙望竟不之見。涯下得南寧舟，別期日發。（遊記卷七，頁二十三）

作者每至一地，必注意其方位及地理形勢。此文更正南寧府署中所列地圖屏之錯誤，是見作者旅行時最注意於圖籍，且以實地考察所得，相互核對，亦足為治地理學者之模範也。

十九 三里城之物產（民國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附）

三里週圍石峯，中營土山盡處，風氣含和，獨盛於此；土膏腴美，多物茁茂，非他處可及。參署四圍，喬松百餘株，高刺凌霄，大可三人抱。余疑數百年物，考之碑記，植於隆慶初建帥府時，栽逾六十年，其巨如此。爲良區異壤可知。所藝禾稻，特大恒種一郭，長倍之，性柔嘉，亦異庶土所植。鴨大者重七十兩，方體。粵西鱒魚甚艱，長僅寸，此則有至尺者。木棉樹最高巨，粵西隨處有之，此中尤多；春時花大如木筆，紅色燦然，時有素禽羣啄，四面繞之。竹皆中實，外多刺，叢生最大；如吾地虛中者間有之，然無巨者。（遊記卷七，頁三十五）

此文記三里城之氣候土壤，而尤注意其動植物。可知作者之出遊，非僅爲賞心悅目，適性情情，實在學術上作極廣泛之考察。所記如氣候，地理，風俗，人情，物產，物價等，皆有獨到之處。此文亦爲一例。

二十 留居三里城五十日記

(崇禎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十一年二月十三日)

予以二十二日下午抵三里，二十四日乃入謁陸公，爲下榻東閣。自後多雨，無霽日。二十八日稍霽，陸公特同予遊韋龜巖。後復雨。至十一年戊寅正月十三日，始遊兩湖山巖。十五日雨中往遊周汨陰；晚酌南樓，觀龍燈甚盛。二十七日同陸公及孫伯恒遊白崖堡巖洞。二十八日陸公昆仲至，同遊青獅岩，既乃觀打魚江潭，抵暮歸。以病東閣者數日。二月初三日，雨中復往青獅潭觀打魚。先是張揮使謂青獅巖南鷄籠山亦有大巖，故陸公以騎送予，命張同往。張謂雨中不可入，固阻余，仍冒雨歸。自後予辭陸公行，陸公擇十三日爲期。於是日始治裝。凡留三里城者五十日。(遊記卷七，頁三十五)

三里城建於萬曆八年，設守府，移南丹衛於此，以鎮歷八寨，今屬還江縣。遊記敘述甚詳。(卷七，頁二十七至三十五)陸公時任參戎，鎮江人。

作者所立遊記，大多逐日撰寫，此文獨以二百字記五十日事，體例特殊，故採入書中，以見其各種不同之作法。

二十一

黔邊遇盜脫險記

（崇禎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二十八日平明起，雨霏霏下。余令隨夫以鹽易米爲炊。余以刺索夫於南寨，國賢避不出，托言與上司不合，不敢發夫，止許護送者兩三人送出境。余飯而待之，送者亦不至，乃雇夫分肩行李，從舊司北向逾嶺行。共三里餘，下至俄鬼橋，有小水自東北注西南，小石梁跨其上；禦人者每橫行於此。又北三里逾嶺，已爲上司界。下嶺二里，有卹在西塢，而路東有楓木樹對之。又東北逾嶺二里，有卹在東塢，其前環山爲壑，中窪爲田。卹倚東峯，有石崖當卹後；路循西嶺，與卹兩麓相向，始敢對之息肩。又西北逾嶺二里，轉而西向行，於是陔大開，南北相向；南山下卹居甚稠，北山則大路倚之。西行五里，路復西北逾嶺。蓋此地大山在東北，路俱緣其西南上，雖有升降，然俱上多下少，逶迤以升者也。又西北二里逾嶺。路北有峯，迴互層巒，儼若天盤龍髻；崖半有洞，門南向，數十家倚之。路乃北轉，又一里，趨其西岡北向下。西岡者，大山分支，西突爲盤髻峯，其下橫岡西度者總。西岡之北，山又東西排闥。北望西界山，一圓石高插峯頭，巖然倚天之柱，其北石崖迴沓。卹即上司治所托也。東界土山，卹路所循而行者。其北五里，路與西界巖柱對。又北二里，忽山雨大至，僮夫

雨，各索笠戴雨，余持傘亦被一挑。忽有四人持扇負弩，隨劍鬚矢，自後奔突而至，兩人趨
 余傘下，一人趨願僕傘下，一人趨担夫笠下，皆勇壯，似避雨，又似夾持，余甚恐。聞
 余何往，余對以都勻。問余求煙，余對以不用。久之雨不止，而勢少殺，余曰：「可行矣。」
 其人亦曰：「可去。」余以為將同往而前，乃余行而後復止。余益知其必非良人，然入其
 物而不下咽，其心猶良也。（遊記卷八，頁三至三）

國醫姓楊，轉豐甯司之下司，司治在舊司，為上司楊袖所破，移居南山麓之寨上，故地稱兩寨。
 二楊乃兄弟，而不相睦，遊記（卷八，頁二）亦有述及。今俱屬麻江縣，地在麻江獨山間，令黔桂鐵
 路經其地。

此文固以遇盜表示作者旅途之艱苦，然若文中所記小水小石及山路逶迤中之里數，皆為普通地理
 考察家所最易忽略者，錄此亦以見作者之細心。

二十二 自都勻至貴陽日記 （崇禎十一年四月初三日至十一日）

初三日下午自都勻起身，二十里文德宿。

初四日三十里麻哈州，又十里乾溪宿。

初五日十里麻哈大堡，又十里乾壩哨，又十五里平越衛。

初六日歇平越。

初七日宿店。

初八日雇貴州夫行，至崖頭宿。

初九日新添飯，至楊賽宿。

初十日龍里歇。

十一日二十里至鼓角，三十里至貴州。（遊記卷八，頁十至十一）

此文記述最簡，在霞客遊記中爲僅見，錄此以備一格。

二十三 自青崖至白雲寺記(節)(集禎十一年四月十五日)

十五日味爽出青崖南門，由岐西向入山峽。(南遵天路爲定番州道。)五里折而南，又西南巖坡阜共五里，自有郵社路北山下，曰蒼樓。木樹蒙密，小水南流。從其西入山峽，兩山密樹深篁，與貴陽四面童山迥異。(自入賞省，山皆童然無木，而貴陽尤甚。)西北入峽三里，遂西上陟嶺。一里逾嶺西下，半里有泉出路旁土中，其冷徹骨，南下瀉壑去。又西下半里，有觀自北峽來，橫木橋於上，其水南流去，路西度之。復北上嶺一里，逾脊西，有泉淙淙，隨現隨伏。西北行兩山峽中。峽底平窪，犁而爲田，而中不見水，又西北半里，抵西脊，脊東復有泉淙淙，亦隨現隨隱。蓋此中南北兩界俱穹峯，而東西各互橫脊，脊中水皆中墜，不見窪底，故窪底反燥而不澑。越西登而下，西北五里，路北有懸泉一縷，自山脊界石而下；路南忽有泉聲淙淙成澗，想透穴而出者。半里轉而西行，又半里得一邨，在北山下，曰馬鈴寨。路由寨前西向行，忽見路南澗已成大澗，隨之西半里，又有大溪自西峽來；二溪相遇，遂合而東南注壑去。此水經定番州與青崖之水合而下都泥者也。於是溯西來大澗之北岸，又西向行二里，爲水車壩。壩北有土司盧姓者，倚廬北崖下；壩南有場在阜間，川人結茅場

側，爲居停焉。壩乃自然石灘橫截，澗水飛突其上，而上流又有巨木橋，架溪南北；其溪乃西自廣順來。（廣順卽金筑安撫司，乃萬歷二十五年改爲州，添設流官。）由溪北岸溯流入，爲廣順州道；由溪南岸逾嶺上，爲白雲山道；隨溪東南下，爲定番州道。乃飯於川人旅肆；送火錢，辭不受。遂西南一里逾嶺。又行嶺中一里半，乃循山南轉，半里又東轉入峽，半里峽窮，乃東南攀陞上，其陰蘿木蒙密，石骨逼仄。半里逾其上，又東南下，截壑而過。半里復東南上，其嶺峻石密叢更甚焉。半里又逾嶺南下，隨塢南行。一里是爲八壘。其中東西皆山，南北成壑，亦有深坎，墜成罅井，而南北皆高，水不旁泄者也。直抵壑南，則有峯橫截壑口，西聯陰如闕，東聯脊成嶺。乃東向陟嶺上。一里逾其脊，是爲永豐莊北嶺，卽白雲山西南度脊也。乃南向下山，又成東西塢。有邨在南山下，與北嶺對，是爲永豐莊。從塢中東向行二里，得石磴北崖上，遂北向而登。半里轉而西，半里又折而北，皆密樹深叢，石級逶迤。有巨杉二株，夾立磴旁，大合三人抱；西一株爲火傷其頂，乃建文君所手植也。再折而西半里，爲白雲寺，則建文君所開山也（遊記卷八，頁十二至十三）。

此文所記路程極短，全文亦僅七百餘字，但所用方向字，計東方六次，東南方及西北方各四次，

西方三次，南方九次，西方二十一次，北方十七次，又用里數字，計三里及一里半各一次，

徐霞客遊記選註

四四三

及五里各二次，一里五次，半里十四次，總計用方向字八十五個，里數字五十一個，共得七百三十六個，約佔全文百分之二十，作者對里數及方向之注意，可以見矣。

二十四 平壩途中失金記（崇禎十一年四月十九日）

十九日昧爽，促苗起作飯。忽担人亦呼之，余心以爲異，謂從來懶不肯起，今何以人呼亦呼也。蓋此人名王貴，爲靖州太陽坪人。先自三里抵藍湖，彼同數人自後尾至，告曰：「余儕欲往慶遠，若此路不通，迂路又太遠，聞參府以兵送行，故特來問。」余納而憐之，途中卽以供應其給之。及抵慶遠，彼已去，及遊南山復遇之。遂日日來候余，願隨在滇中。余思自慶抵南丹，有夫可送，至貴州界，恐無一担，欲納其一人。因與之約曰：「余此地尙無所用汝；然既隨余，亦每日予工價一分。若遇負擔處，每日與工價三分半。」彼欲以二人從。後聞其儕在南山洞中，以絮塞牧牛童子口，余心疑之。而王貴來言，誘童子非伊，乃同行者，彼已另居於慶。已請獨從。後至西哈，遂漸傲慢，以纓僞予足，及抵貴州，見余欲另覓夫，復作憐過。甚堪憐，余復用之。是日起，忽不見，觀余所藏路費，亦竟竊之去矣。余一洞中，以數金藏篋中，不意日久爲彼所覓。乃不失於蠻烟虺之區，而失之就担。遂途一日，徒有恨恨而已！（遊記卷八，頁二十三至二十一）

十八日渡客驛自雲寺自然僧，欲自平壩遊平安。失金地名狗場堡，今說持鎮縣。慶遠今名宜山。

徐霞客遊記選註

在廣西境。

此處亦可見作者於論中所遇困難之一。

二十五 深夜投宿碧峒記 (節) (崇禎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出嶺之西，如見西塢中盤，內皆嘉禾芄芄。北有小山纏塢口，廡舍懸其上，是白豐塘，東西南皆迴峒環之；水從西南二塢交注其間，北向墜峽。由塢東南降嶺，循塢南趨南山北麓，共二里，北與縉口廡舍，隔塢相對，見路旁有岐，南向入山，疑爲分歧之處，過而復還。始登，見其內道頗大，以爲是；再上，路分爲二，西者既漸小，俯者又盤南山，又疑爲非。往復數四，莫可從問。而塢北居廡距二里餘，往返既遙，見南山有牧者，急趨就之，而隔壑問壑，不能卽至。忽有負木三人，從前嶺下，問之，乃知其非。隨之二里，北出大路。其人言：「分歧之處，尙在嶺西。此處南岐，乃南塢小路之入山者；大路在西塢入也。然此去已不及黃泥河，正從碧峒托宿矣。」乃西向入塢。有小水自西來，路逾坡西上，下而復陟。三里逾塢。均不高而接兩山之間，爲南山過北之脊；東水下豐塘，西水復西北流，俱入馬鼻者；脊西遙四塢直去。循北嶺又西二里，岐始兩分：沿北嶺西向出塢，爲普安州道；橫度塢南，陟嶺南上，爲亦佐道。遂南度塢，路漸微，深茅覆水，由礮歇坡，無非行遊。緣之南上坡一里，西南盤嶺角，始望見北界遙山橫亘，嶺懸天末。此卽亦字孔西南東轉之脊，從丹霞山東

南遙瀝環狗場歸順二營，以走安籠所，北界普安南北板橋諸水入北盤，南界黃草壩馬鼻河諸水入南盤者也。又西南入峽一里餘，復南躋嶺巔，一里得石磴，由脊南轉；其脊茅深路曲，非此石道，復疑其誤矣。循磴西下，後轉而南，曲折一里，抵山麓。其麓復開大塢西去。塢雖大，皆荒茅盤錯，絕無禾稼人煙。於是隨山麓西行。三里，塢直西去，路西南被塢行。塢南北界巨嶺森削，中環一壑，圓匝合沓，令人有四面芙蓉之想。惟暝色欲合，山雨復來，而路絕茅深，不知人煙何處，不勝惴惴。又西南一里，穿峽脊而過，其脊中平而峽甚逼；出其西長峽而去，南北兩界夾之甚遙，其中一望荒茅，而路復蒼巖若嶺，上則重茅偃雨，下則停潦盈澗。時昏黑逼人，惟向暗中躑躅。三里，忽聞犬聲，繼聞人語在路南，計已出峽口，然已不辨其爲峽爲坡，亦不辨南向從何入。又半里，大道似從西北，而人聲在南，從莽中橫赴之，遂陷棘刺中。久之，又半里，乃得石徑。入寨門，則門閉久矣。聽其春聲甚遙，號呼之，有應者；久之，有詢者；又久之，見有火影出；又久之，聞啓內隘門聲，始得啓外門入。卽隨火入春者家，炊粥浣足。雖擁青茅而臥，猶幸得其所矣。既定，問其地名，卽碧峒也。（遊記卷九，頁三十一至三十三）

碧峒爲滇黔交界處。亦佐舊縣名，今廢。

晉安州即今鞏縣。黃草壩爲今鞏縣。

遊記卷八末會言「亦字孔，今訛爲亦波孔」，但遊記中兩名俱用。

作者此文，詳述迷路之經過，路程又最艱困，所謂「上則重茅偃雨，下則停潦盈蹊」，「不知人煙何處」，誠令人有絕望之感。末段連用五個「久」字，文氣亦愈盛。作者如此用力描寫。可見其此行之得意也。文末以能飲粥流足及擁青茅而臥爲幸，得其所，可見其能以苦爲樂，其精神實不可多得。

二十六 再經曲靖記（癸丑十一年九月初八日）

初八日昧爽飯，索酒而酌，爲浴泉計。遂由邨後越坡而下，則溫泉在望矣；塢中蒸氣氤氳，隨流東下，由畦間鬱然四起也。半里入國垣之戶，則一泓中貯，有亭覆其上，兩旁復磚甃兩池夾之；北有棚三椽，水從其下來，中開一孔，方徑尺，可掬而盥也。遂解衣就池中浴。初下，其熱燥膚，較之前浴時覺甚烈，既而溫調適體，殊勝彌勒之太涼，而清冽亦過之。浴罷，由垣後東向半里，出大道。是日碧天如濯，明旭晶然，騰翠微而出，浩波映其下，對之覺塵襟澆滌，如在冰盃玉鑑中。北行十里過南城，又二十里入曲靖南門。時有戈參戎者，奉我君命，巡諸城堡，高輦大纛，擁騎如雲，南馳而去。余避道旁眎之，如赫電，亦如浮雲，不知兩界青山見慣，當扣左誰也。飯於鎮中。出東門半里，入東山寺。是名青龍山而實無山。郭東峭嶮，高僅丈餘，大不及五丈，上建大殿，前列層樓配之，階石爲焉，鐘之大，余所未見也。殿左有藏經閣，其右樓三層，皆翼於峭嶮之旁而齊其末者。徙倚久之，出寺右，循城而北，五里出演武場大道。又三里過白石江，又二里過一坡。又十里抵新橋，殷雷轟然，大雨忽至，避茅簷下，冰雹交作，迴風湧之，撲人衣面，莫可掩蔽。久之乃霽。仍北行，

澗滑不可着趾。十里抵交水，入南門，由署前抵東門。投宿邱瓊酒家，見其門隙，
鼻之，叩而知方演劇於內也。余以足泥衣垢，不樂觀，而入其後樓而賦焉。（遊記卷十，頁
十二至十三）

遊記本文末有註云：「晉益惟士司居州治，而知州之署，則在交水。」

按本文所述溫泉及白石橋，均並見遊記卷十所附盤江考。溫泉所在名石堡，在曲靖東南。

又按此爲作者第二次經曲靖入滇，故稱「舊邸」。第一次之經過，約在本年五月十日後數日間，

遊記缺。

文中語多我出巡之儀仗爲赫電浮雲，具見作者胸襟之高。

二十七

萬曲靖護國朝陽二寺志(卷之十一) 九月十二日十三日

由劉家坡西南從坡上行一里，追及一壩，乃翠峯山下護山屯人也。隨之又西一里，乃下坡。壩塢一里，有小水自西北來，小石梁跨之。從此西而上坡，爲三車道；從此直西溯小水，自西南岸入，爲翠峯間道。其路若續若斷，橫截塢壩三里，有大道自東南來，則自曲靖登山之徑也，於是東南望見三車市矣。遂從大道西行。二里，將抵翠峯下，復從小徑西南度隴，風雨忽至，頃刻而過。一里下坡涉深澗，又西上坡半里，抵橫山屯。其屯皆徐姓。老嫗命其子從邨後送余入山，半里抵其麓，卽有兩小澗合流，涉其北來者，溯其西來者，遂踰峻峭上。一里半，盤嶺頭而北轉入西峽中，則山之半矣。其山自絕頂垂兩支，如環臂東下；北支長，則縹緲而前，爲新橋西岡之脈；南支短，卽所躡以上者。兩臂之內，又中懸一支，當塢若臺之時，則朝陽菴踞其上，菴東北向；其南腋又與南臂環阿成峽，自峯頂逼削而下，則護國舊寺倚其間。自西峽入半里，先達舊寺，然後東轉上朝陽，以舊寺前墜峽下壑也。舊寺兩崖壁夾而踞，其病在旁無餘地；朝陽孤臺中綴而斬削，所短在前少迴環。余先入舊寺，見正殿亦整。

其樓遂危崖迴峭，藤木倒垂於其上；而殿前兩柏甚巨，夾立參天。寺中止一僧，乃寄錫關中者，一見卽爲余熬火炊飯。余乃更衣叩佛，卽乘間東登朝陽。一明陀方與杖出菴門，余入其菴，亦別無一僧，止有讀書者數人在東樓。余開步齋庭。庭中有西番菊兩株，其花大如盤，簇瓣無心，赤光燦爛，黃菊爲之奪豔，乃予種而非苗分，此其異於諸菊者，前樓亦幽迴，廊前有桂花一樹，幽香飄泛，遠襲山谷。余前隔峽盤嶺，卽聞而異之，以爲天香遙墜，而不意乃數等所成也。桂芬菊豔，念此幽境，恨無一僧可托。還飯舊寺，卽欲登頂爲行計，見炊飯僧慇懃餽餉，雖瓶無餘粟，豆無餘蔬，殊有割指啖客之意，心異之。及飯，則已箸不沾蔬，而止以蔬奉客，始知卽爲「淡齋師」也。先是橫山屯老嫗爲余言：「山中有一僧，損口苦體，以供大衆。有予衣者，輒復予人；有餉食者，已不鹽不油，恐衆口弗適。」余初至此，師不對；余肉眼，卽卽師也。師號大乘，年甫四十，幼爲川人，長於姚安，寄錫於此，已期年矣。發願淡齋供衆，欲於此靜修三年；百日始一下山。其形短小，而目有瘋癩之疾。苦行勤修，世所未有。余見之，方不忍去，而飯未畢，大雨如注，其勢不已。師留止宿，余遂停憩焉。是夜寒甚。余宿前楹，師獨留正殿，無具無衾，徹夜禪那不休。

十三日遂且雨不止，大乘師復留憩。余見其瓶粟將罄，爲炊粥爲晨餐，師復與另爨爲飯。

上午雨止，忽余行，復頌余餐。忽有一頭陀入視，即昨朝陽人禿髮戴杖而出者，見余時，言君尙在此，何不過哉？我獨可爲君一日供，不必暇此也。遂挾余過朝陽，共煨火具餐。師號總持，馬道人，爲南嶺真山寺住持，遂窠於此，亦非此菴主僧也。此菴主僧曰瑞空，昨與舊寺主僧俱入郡；瑞空雖舊寺僧，不知返，蓋皆蠢蠢，世法佛法，一無少解者。大乘精進而無餘費，總持靜修而能撙節，亦空山中兩勝侶也。已而自言其先世爲姑蘇吳縣籍，與余同姓。昔年朝海過吳門，山塘徐氏欲留之放生池，師不果而歸。今年已六十三矣。是夜宿其西樓，寒更勝，而夜雨復淅淅。（遊記卷十，夏十四至十六）

此文可以窺見明末讀書僧寺之風習，而所記大乘總持兩師之高潔，亦至可佩也。

二十八

記唐大來先生

（崇禎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附）

唐晉甯初授陝西三水令，以禦流寇功，陞陞本州知州，以憂歸，補任於此。乃郎年十五歲，文學甚優，落筆有驚人語；餘三子俱幼。

唐大來（名泰）選貢，以養母繳引，詩書俱得董元宰三昧。余在家時陳眉公卽先寄以書云：「良友徐霞客足跡遍天下，今來訪鷄足并大來先生。此無求於平原君者，幸善視之！」比至滇，余鬻已罄，道路不前，初不知有唐大來可告語也。忽一日遇張石夫謂余曰：「此間名士唐大來，不可不一晤。」余遊高曉時，聞其在傅元猷別墅，往覓之，不值。還省，忽有揖余者曰：「君豈徐霞客耶？唐君待先生久矣。」其人卽周恭先也。周與張石夫善，與張先晤唐，唐卽以眉公書誦之；周又爲余誦之。始知眉公同情周摯，非世誼所及矣。大來雖貧，能不負眉公厚意，因友及友，余之窮而獲濟，出於意外如此。（遊記卷十一，頁六至七）

唐大來明亡後爲僧，著有極菴草，修園集。

遊記中論人之文不多，舉此以見一斑。

二十九 昆明草海記勝 (節) (崇禎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寶珠寺東向倚山之半，亦幽亦敞。由其前墜坡直下，五里抵山麓，爲石鼻山，聚落甚盛，蓋當草海之西，碧鷄岡大道卽出其下也。由村轉北一里半，東北與大道合，於是東向湖堤。二里半，有柳當堤之衝，曰夏家簷；過此，遂遵堤行湖中。堤南北皆水窪，堤界其間，與西子蘇堤異。蓋其窪卽草海之餘，南連於滇池，北抵於黃土坡，西瀕赤鼻山之麓，東抵會城，其中支條錯迳，或斷或續，或出或沒；其瀕北者，志又謂之西湖，其實卽草海也。昔大道迂迴北坡，從黃土坡入會城；傅元獻爲侍御時，填窪支條，連爲大堤，東自沐府魚塘，西接夏家簷，橫貫湖中，較北坡之迂，省其半焉。東行堤上一里半，復有岡有橋，有棲舍介水中央。半里，復遵堤上東行湖中。遙顧四圍山色，掩映重波間，青蒲偃水，高柳繁堤，天然絕勝；但堤有柳而無花，橋有一二而無二六，不免令人轉憶西陵耳。又東二里，湖堤旣盡，乃隨港堤東北二里，爲沐府魚池。又一里半抵小西門，飯於肆。(遊記卷十一，頁二十六至二十七)

作者會遊杭州西湖，但無遊記，此可稍補其缺；此外遊記尙有二處述及西湖：一記浪瀉某湖(卷

四，頁二十八)一記鄧州某湖(卷十五，頁七)

西陵卽西冷，杭州西湖之勝處也。一橋有一二而無二六一，謂昆明西湖之三隄，其一有一橋，其一有二橋，而杭州西湖之白隄有二橋，蘇隄則有六橋也。

三十 雞足山靜室之一斑（節）（崇禎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二十五日自悉檀北上，經無息無我二菴。一里過大乘菴，有小水二派：一自幻住東，一自關陀東，俱南向而會於此，爲悉檀西派者也。從二水之中躡坡上，二里餘，東爲幻住，今爲甯福寺，西岡爲關陀。幻住東水，卽野愚師靜室東峽所下，與九重崖爲界者；幻住西水，卽與良一關陀寺爽塢之水，上自莘野靜室，發源於念佛堂，而爲獅子林中峽之水也。循東岡幻住旁北向，一里而得一靜室，卽天香者。時寺中無人，入訊莘野廬。小沙彌指在盤崖香藹間，當危崖之西。乃從其後躡崖上，穿林轉磴，俱在深翠中，蓋其地無喬松，惟雜木繽紛，而疊路其間，又一景矣。數十曲，幾一里，東躡岡，卽野愚廬；西緣崖度峽，卽莘野廬道。於是西向傍崖，橫陟半里，有一靜室高懸峽中，戶扃莫入，是爲悉檀寺庫頭所結。由其前西下關陀寺，躡其後而上，又半里而得莘野靜室。時知莘野在牟尼山，而其父沈翁在室，及至而其門又扃，知翁別有所過，莫可問。遂從其左上，又得一靜室。主僧亦出，有徒存，詢之，則其師爲闍宗也。又問：「沈翁何在？」曰：「在伊室。」問：「室何扃？」曰：「偶出，當亦不遠。」余欲遣，以省中所寄書畀之。其徒曰：「恐再下無覓處，不若留此代致也。」從

之。又從左繞珠旛翠壁，攝入一室，則影空所積也。影空不在。乃從其左橫轉而東一里，入野愚靜室，所謂天靜室也。有堂二楹橫其前，下臨絕壁。其室密楹疎朗，如浮生雲霧，可稱幽爽。室中諸老宿具在。野愚出迎。余入詢，曰：關宗影空及羅漢壁慧心諸淨侶也。是日野愚設供招諸淨侶，遂留余飯。飯後，見余攜書篋，因取篋中書各傳觀之。關宗獨津津不絕。蓋僧雲游過吾地，而暫心文教者。（遊記卷十二，頁十九至二十）

野愚名廣慧，嵩明人，素有頌古巨則，灑花集一卷，曾行脚江南數十年。頗有道行，爲人所敬。良一名如常，雲南宜良人，亦有道名。莘野不詳。

關宗名如桂，貴州畢節人，精通教典，爲人欽仰。

按遊記最末前一日，（崇禎十二年九月十三日）亦詳記悉檀寺附近之靜室，茲亦附錄於此，藉便參考。

一史（鶴慶人，名仲，見前二日遊記）慈余同遊九重崖，橫御林旃檀而西，宿羅漢壁，明日同登竊頂作別。余從之。遂山悉檀東上坡，半里過天池靜室。六里而過河南止足師靜室。

更北上里餘，直躑危崖下，是爲德充靜室。德充爲復吾高足，復吾與史君有鄉曲之好，故令其律引遊此壁，而自從西路上羅漢壁，具飯於西來寺，以爲下榻地。此室當九重崖之中，爲九重崖最高

處。室乃新構而潔，其後危巖之半，有洞中懸，可緣木而上。余昔聞之，不意自隨首及於此。余仰眺巖木森蒼，其上以有洞門彷彿。時史君方停憩不前，余即蹶險以登。初雖無筇，既得引水之木，隨之四行半里，又洞門在上，復蹶險以登，初亦無徑，半里既抵岩下，見一木倚崖直立，少斫級痕以受批，遂揉木升崖。凡數級其級，始及木端，而石級亦如之，皆危甚，足之力半寄於手，手之力亦半無所寄。所謂憑虛御風，而實憑無所憑，御無所御也。洞門正南向，上下皆削壁，中嵌一門，高丈五，闊與深亦如之，而旁無餘隙；中有水自頂飛瀉，貯之可供一人餐，憩之亦僅受一人榻，第無餘隙，恐不奈風雨之逼，然臨之無前，遂則香木坪之類，已代於下，遂則五龍壩之隙，正橫於兩，排沙，觀者簪諸山，層層中錯，各獻其底裏而無餘蘊焉。久之，聞室中呼聲，乃下。又隨引水木而東過一棧，觀水所出處，乃一巨石下。甫出，即制木引之西注，此最上層之水也；其下一二丈，又出一水，則復香之徒引入懸室，其下又出一水，則一柵軒引之。導出三級，皆一峽幽，雖穴異而脈必潛通，其旁分而支引者，巖岩中皆藉之矣。既下室中，啜茶果，復繼以餅餌，乃隨下層引水之木，西一里入一柵軒。延眺久之，又茶而行。西一里過向所從登頂之坡，橫而西，路漸隘，或盤坡旁，或過峽幽，皆亂蹶垂脊，而中無滴水，故其地不能結蘊；遂成莽徑。二里餘，峽中有一巨木，橫偃若橋。又西二里，乃踐坡轉峭而上，適野感靜室。又半里上至白雲靜室。白雲固留，以日暮而去。白雲隨過體極靜室而別。西半里過一宗靜室。傍水又躡坡半里，逾壁臺南突之脊，於是以色已來，月光漸耀。里餘兩

過望溪西灼之水，又一里南盤嶺。種嶺，乃四過羅漢壁東垂，皆乘月而行也。又稍盤嶺而上半里，是爲慧心靜室，此幻空碧雲寺前南突之坡也。余昔與慧心別於會燈寺，訪之不值，今已半載餘，乃乘月叩扉。出若闢於月下，黃適。此地去復吾先期下榻處尚三里，而由此西下度箒，暗不可行，慧心乃曳杖爲指迷。半里度而上，又半里登坡，與碧雲大路合。見月復如前，慧心乃別去。又西一里，過一靜室，乃盤嶺北向蹶坡。則復吾使人遍呼山頭矣。又一里入西來寺，寺僧明空他出，其弟三空，余向所就餐者，聞之，自其靜慮來迎。復吾知吾輩喜粥，爲炊粥以供。久不得此，且當行陟之後，吸之明月之中，不啻仙掌金盃矣。」

悉檀寺，萬歷間僧本無建，後嗣有法潤，弘辯，安仁，體核。

野愚靜室，亦名大靜室。

羅漢壁爲雞山十景之一，原作「羅漢絕壁」。有靜室爲廣西·印宗·幻空諸僧所居。

「獅林靈泉」亦雞山十景之一。有靜室爲蘭宗·大力二僧所居。

九重崖靜室，爲本無，大定，開聖三僧所居。

會燈寺，嘉靖間，僧老帥先結靜室，法嗣朗羅改建爲寺。

明季滇黔佛寺之靜室頗爲繁殖，靜室多在風景清幽處。作者對此頗爲欣賞，故附記亦詳。

三十一 雞足山悉檀寺之浴池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入悉檀，具食後。知沈公（莘野乃翁）來叩。尙留待寺間，亟下樓而沈公至，各道傾慕之意。時已暮，寺中具湯候浴，遂與四長老及沈公就浴池中。池以磚甃，長丈五，闊八尺，湯深四尺，炊從甕壁釜中，竟日乃溫。浴者先從池外撓水澆體，然後入池，坐水中浸一時，復出池外，擦而澆之。再浸再擦；浸則不一動，恐垢落池中也。余自三里盤浴後，入旗祇洩於溫泉，如此番之浴，遇亦罕矣。（遊記卷十二，頁二十六至二十七）

悉檀寺見上卷二十九篇。

此文可見當時寺僧之巧思。

三十二 莘野樓度除夕記（崇禎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三十日早起盥櫛而莘野至，相見甚慰。同飯於蘭陀。余仍錄碑。完而莘野已去。遂由寺循脊北上，其道較坦。一里轉而東，一里出莘野廬前小靜室。又半里而入莘野樓，則沈公在而莘野未遠。沈公爲具食，莘野適至，遂燕其樓。父子躬執爨，煨芋煮蔬，甚樂也。莘野懇令願僕取其於蘭陀曰：「同是天涯，何必以常住靜室爲分？」余從之，遂停寢其樓之北楹。其樓東南向，前瞰後壑，左右抱兩峯，甚舒而稱。樓前以杪松連皮爲欄，製樸而雅，樓窗疏牖明淨。度除夕於萬峯深處，此一霄勝人間千百霄，薄暮，凭窗前，瞰星辰輝燿下垂，塢底火光遠近紛拏，皆朝山者，徹夜熒然不絕，與瑤池月下，又一觀矣。（遊記卷十二，頁二十七至二十八）

作者自謂「此一霄勝人間千百霄，」蓋在萬峯深處，倚明窗淨牖，仰觀繁星，下瞰香火，自有一番妙景也。

三十三 雞足山大覺寺之噴水池
(崇禎十二年正月初四日)

入大覺寺，叩遍周老師，師爲無心法嗣，今年屆七十，齒德兩高，爲山中之耆宿，余前與之期以新旦往祝，而獅林遲下，又空手而前，殊覺怏怏。師留餐於東軒，軒中水由亭沼中射空而上，沼不大，中置一石盆，盆中植一錫管，水自管倒騰空中，其高將三丈，玉痕一縷，自下上噴，隨風飛灑，散作空花，前觀之，甚奇，卽疑雖管植沼中，必與沼水無涉，况既能倒射三丈，何以不出三丈外？此必別有一水，其高與此並，彼之下，從此墜，故此上，從此止，其伏機當在沼底，非沼之所能爲也。至此問之，果軒左有崖高三丈餘，水從崖墜，以錫管承之，承處高三丈，故倒射而出亦如之，管從地出，伏行數十丈，始向沼心豎起，其管氣一絲不旁洩，故激發如此耳。雁宕小龍湫下，昔有劍泉，其高三尺，但彼則自然石竅，後爲人砍竅而水不湧起，是氣洩之驗也。余昔候黃石齋于秣陵，見洪武門一肆盆中，亦有水上射，中有一圓物如丸，跳伏其上，其高止三尺，以物色黃君急，不及細勘，當亦此類也。(遊記卷十三，頁六至七)

溫周名可全，雞足山大覺寺僧，雲南鶴慶人，原姓李，爲山中老宿。

黃石齋名道周，漳浦人，長徐霞客一歲，天啓二年進士，授編修，未幾，丁內艱歸。崇禎元年，霞客曾往其家訪晤，三年又追晤於丹陽。石齋嘗對鄭基陽（名鄭）稱霞客之奇，霞客亦嘗告歷江木土司：「至人惟一石齋，字畫爲館閣第一，文章爲國朝第一，人品爲海內第一，其學問直接周，孔，爲古今第一！」可見其崇拜之深也。回家後石齋已下獄二年，乃遣長子紀至京師慰問。此噴水池亦可見寺僧之巧思。乾隆時西教士蔣友仁 P. Bellamy 爲圓明園設計一噴水池，一時譽爲奇觀，不知我國實早已有的。

三十四 雞足山尊勝塔院之水管 (節) (崇禎十二年正月初八日)

余初入鷄山，抵大覺，四顧山勢，重重迴合，叢林淨室，處處中懸，無不恰稱，獨此處欠一塔，爲山中缺陷。及至悉檀，遙顧此峯尤奇，以爲焉得阿育王大現神通於八萬四千中，分一靈光於此。既晤弘辯，問：「仙陀何在？」曰：「在塔盤」。問「塔盤何在？」則正指此山也。時尙未登塔心，不能遙矚，自後則瞻顧如對矣。(中略)塔盤當峯頭，在馬鞍中拗之西，有大路在馬鞍之間，則東南下鷄坪關者。有岐路在馬鞍之東，則東北向本無塔院者。時塔盤工作百餘人，而峯頭無水。其東峯有水甚高，以中拗不能西達，乃豎木柱數排於拗中，架橋其上以接之。柱高四丈餘，剝木爲溝，橫接松杪。昔聞霄漢鵲橋，以渡水也，今反爲水渡，抑更奇矣。大覺則抑之地中以倒射，此則浮之空中使交通，皆所謂顛倒造化也。(遊記卷十三，頁八至九)

弘辯爲悉檀寺四長老之一。

咸陽年間范承勳修雞足山志卷八大錯和尚撰尊勝塔院記云：「蘇悉檀寺下逾大龍潭伏龍橋東行，不三里至文鏡山，山有塔院，內建尊勝塔，高六丈六尺，制度精美，四圍虛廊四十間，比丘爾者，即

爲其內。歸東北出有小池，主僧引水，金鱗其中，流動可愛。此水自西顧山來，飛流曳雲，傾瀉兩
雲，兩山突起，中夾大道，卑凹三百尺。僧治瓦爲筒，引水從低處逆升而上，急注倒射，迸出高阜，
匯爲池沼，以資感鉢。一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孟子豈欺我哉？」又同志卷三，謂：「浴塔泉出西
顧山東嶺，曾勝塔院僧體極，治瓦爲筒，自西顧山南麓，引渡文筆山北岡，兩山對峙，各處高阜，中
夾成溝，自卑而升，下注上進，逆流不息，匯而爲池，畜魚資汲，巧具神工，不啻禹鑿。庚子年，其
徒妙濟，後易瓦以銅，引入院內，另鑿方池，中構小亭，池水平遠，儼然蓬島之勝；躡遊童子，莫不
留連信宿，用相慰。」

以上徐澄客所記最早，在崇禎十二年，其時塔盤尙在動工，取水法爲卍字形，水以剝木爲溝，架
空橫渡；其次爲大錯和尚，在永歷十三年，相距二十年，已改爲乙字形，水由上而下，復橫行而上，
水溝亦已改爲瓦筒；次年又改爲銅管。當時雲南亦在亂中，而工程不斷，且時有進步，可見僧徒拓殖
之功。

三十五 初訪麗江木家院記

（崇禎十二年二月初十日）

先是途中聞有飛騎南行，蓋木公先使其子至院待余，而又屢令人來，示其款接之禮也。途中與通事者，輒唧唧語，余不之省。比余至，而大把事已先至矣。迎入門，其門南向甚敞，前有大石獅，四面牆垣之外，俱巨木參霄。甫入，四君出迎，入門兩重，廳亦敞，從其右，又入內廳，乃拜座進茶，卽揖入西側門，搭松棚於西廡之前，下藉以松毛，以示重禮也。大把事設二桌，坐定，卽獻紙筆，袖中出一小封，曰：「家主以郎君新進諸生，雖事筆硯，而此中無名師，未覩中原文脈，求爲賜教一篇，使知所法程，以爲終身佩服。」余領之。折其封，乃木公索余作文，並爲其子斧正。書後寫一題曰：「雅頌各得其所。」余與四君，卽就座拈毫，二把事退候階下。下午，文各就。余閱其作，頗清亮。二把事復以主命求細爲批閱，余將爲舉筆，二把事曰：「飯久矣，請少遲之。後有茶花，爲南中之冠，請往一觀而就席。」蓋其主命也。余乃從之。由其右轉過一廳，左有巨樓，樓前茶樹，盤蔭數畝，高與樓齊，其本徑尺者三四株叢起，四旁萎蕤，下覆甚密，不能中窺，其花尙未全舒，止數十朵高綴叢葉中，雖大而不能近覘。且花少葉盛，未見燦爛之妙，若待月終，便成火樹霞林，惜

此間地寒，花較薄也。把事言：「此樹植與把事年相似，屈指六十餘。」余初疑爲數百年物，而豈知氣機發旺，其妙如此。已還松棚，則設席已就。四君獻款，復有紅氍麗鎖之惠。二把事亦設席坐塔下，每獻酒則趨而上焉。四君年二十餘，修皙清俊，不似邊陲之產，而語言清辨可聽。威儀動盪，悉不失其節。爲余言北崖紅映之異。時余欲由九和趨劍川，四君言：「此道雖險而實近，但此時徒諸出豆者在此，死穢之氣相聞，而路亦絕行人，不若從鶴慶便。」餽味中有柔豬齋牛舌，俱爲余言之，縷縷可聽。（柔豬乃五六觔小豬，以米飯喂成者，其骨俱柔脆，全體炙之，乃切片以食。齋牛舌似豬舌而大，甘脆有異味。惜余時已醉飽，不能多嘗也。）因爲余言：「其地多齋牛，尾大而有力，亦能負重，北地山中人，無田可耕，惟納齋牛銀爲稅。」蓋鶴慶以北多齋牛；順寧以南多象，南北各有一異獸，惟中隔大理一部，西抵永昌騰越，其西漸狹，中皆人民，而異獸各不一產。騰越之西，則有紅毛野人，是亦人中之齋象也。緝幕乃散。二把事領余文去，以四君文畀余，曰：「燈下乞細爲削抹，明晨欲早呈主人也。」余領之。四君送余出大門，亦馳還郡治，仍以騎令通事送余。（遊記卷十四，頁七至八）

木氏先世爲際此酋長，明時始改官土知府，作者到麗江時，任土知府者爲木生白，曾請作者爲其
兄弟改文，又請修雞山志，今存雞山志八卷目錄雞山志略二卷目錄。

三十六 大理觀音街子素描（崇禎十二年三月十五日至十八日）

十五日是日爲街子之始，蓋榆城有觀音街子之聚，設於城西演武場中，其來甚久；自此日始，抵十九日而散，十三省物無不至，滇中諸物亦無不至，聞數年來道路多阻，亦減大半矣，晨殮後，何君以騎同余從寺左登其祖塋。過寺東石戶邨，止餘環堵數十圍，而人戶俱流徙已盡，取石之役，不堪其累也。（寺南北俱有石工數十家，今僅南戶尙存，取石之處，由無爲寺而上，乃點蒼之第八峯也，鑿去上層，乃得佳者。）又西上二里半，乃登其塋。厥自峯登連珠下墜，前以三塔爲案，頗有結聚環護之勝。還二里，至寺後，轉而南過李中谿墓，乃下馬拜之。中谿無子，年七十餘，自營此穴，傍寺以爲皈依，而孰知佛宇之亦爲滄桑耶？由西石戶邨入寺飯。同巢阿趨街子，且欲入城訪呂郎，而中途雨後大作，街子人俱奔還，余輩亦隨之還寺。

十六日巢阿趨街子，余由西門入叩呂夢熊乃郎。訊其寓，得於關帝廟前，蓋西城內之南隅也。時已同劉陶石往街相馬矣。余乃仍由西門西向。一里半入演武場，俱結紉爲市。其北爲馬場，千騎交集；數人騎而馳於中，更隊以覘高下焉。時男女雜沓，交臂

不辨，乃遍行場市。巢阿買文已返，劉呂物色無從，過覺宗，爲飲於市，且覓麵爲飯。觀物中諸物，多藥，多氈布，及銅器木具而已，無足觀者。書乃吾鄉所刻郝塾中物及時文數種，無僞書也。既暮，返寺中。

十七日巢阿別而歸，約余自金騰東返，仍同蓋點蒼之勝，目下恐漸熱，先爲西行可也。遂至寺前，余卽南入城。遇劉陶石及沙坪徐孝廉，知呂卽已先往馬場，遂與同出。已遇呂，知賞馬未就。旣而辭呂，觀永昌買八寶石琥珀及翠生石諸物，亦無佳者。仍覓麵爲飯。飯後覓僮僕不得，乃返寺，而願僕已先在矣。

廿八日由東門出城，定巾，買竹箬，修舊篋。再過呂高，叩劉呂二君。呂命其僕爲覓担夫，余乃返。（遊記卷十五，頁十八至二十）

何君名鳴鳳，字巢阿，本年二月十八日嘗與之相晤於浪蕩，記曰：「一見卽把臂入林，欣然恨晚。又附註曰：「何名鳴鳳，以經傳聞。」令，陞浙江鹽運判官。嘗與扁公道余素履，欲漢見不得。其與陳木叔詩，有「死愧王」之句，徐應客「之句，余心愧之，亦不能忘。後公以六安州知州，余卽西遊出門，至滇省，得見。六安已易人而治，既東來者，又知六安已爲流寇所破，心益沖沖。至晉甯，會教諭趙君，爲陞涼人，初自杭州轉任至晉甯，問之，知其爲杭州故交也，言來時

從隔江聞訊，知公已丁艱先歸，後賡雜足太
乃君之戚，始知果歸，以憂離任，卽城破，
遊記亦未久也。〔遊記卷十四，頁二十九〕

相見後，時相過從，遊記亦屢及之。

三十七 固棟採木膽記

(崇禎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南出峽門。其門南臨絕壑，上夾重崖，有二木毳倒懸其前；仰眺之，其上垂藤自崖端懸空下丈餘，卽結爲瘿，如瓠匏之綴於蔓者。瘿之端，綴芽細枝，上迎雨露，茸茁天矯，花葉不一狀，亦有結細子圓綴枝間者，卽山僧亦不能名之，但曰「寄生」，或曰「木膽」而已；一絲下垂，結體空中，馭風吸露，形似膽懸，命隨空寄，其取意亦不謬也。余心識其異，欲取之，而高懸數丈，前卽崩岸直墜，計無可得；但其前有高樹自崖隙上聳，若得梯橫度樹間，緣柯而上，以長竹爲爻，可鈎藤而截取之。余乃識而行。復隨導僧由梯級北下懸空之臺，乃石脊一枝，下瞰北壑三面盤空，矯若龍首，條崗迴壑，紆鬱其下，與仙洞各綴梯級之旁，若左右垂珥。洞倚南崖，以幽峭見奇，臺踞北壑，以憑臨爲勝，此峯前兩槩也。由峯後西南趨脊而下，更多幽境，近法界新開小路，下十里至小甸，乃固棟西向入峽，經此而遊古勇之道。其坡有熱水塘，亦法界新開者，由此東可出固棟，西可躡古勇；而余時有北探滇灘阿幸之興，遂不及兼收云。

是午返寺，同願僕取斧縛竿負梯而往，得以前法升木取瘿，而崖高峽隘，木杪難於著力

久而後得之。一瘦圓若葫蘆倒垂，上天下小，中蘊的蘊；一瘦叢若巨珙，兩端圓湊而中空，皆藤懸於上而枝發於下。如珙者輕而鬆，如葫蘆者堅而重，余不能兼收，後行時置輕負堅者而走。

二十五日余留二詩於山，負木贖於肩，從東大道下梯級。（海記卷十六，頁二十三至二十四）

木贖屬植物何科，不詳。

本文可見作者對於植物觀察之精細，且以各種方法求得之，並親自而行，其求知精神實足以啓發後人，讀者當於此多加注意也。

三十八 永昌水簾洞採化石記（節）（崇禎十二年七月初九日）

水簾洞在橋峽口橋西南峽底，倚右嶺之麓，幽隱深阻，絕無人行。初隨流覓之，傍右嶺西南，行荒棘中三里，不可得；其水漸且出峽，當前均尖山之隕矣。乃復轉，迴環逼索，得之絕壁下，其去峽底橋不一里也，但無路影，深阻莫辨耳。其崖南向，前臨溪流，削壁層疊而上，高數丈。其上洞門恰呀，重覆疊綴，雖不甚深，而中皆旁通側透，若飛猿瘦閣，簷牖相仍。有水散流於外，垂窻而下；自崖下望之，若溜之分懸；自洞中觀之，若簾之外幕；水簾之名，最爲宛肖。洞石皆樞柱綢繆，纓幡垂颺，雖淺而得玲瓏之致，但旁無側路可上，必由垂簷疊覆之設，冒溜衝波以施扳躋，頗爲不便。若從其側架梯連棧，穿腋入洞，以睇簾之外垂，祇中觀其飛瀾，而不外受其淋漓，勝更十倍也。崖間有懸幹虬枝爲水所淋漓者，其外皆結膚爲石，蓋石膏日久凝胎而成；卽片葉絲柯，皆隨形逐影，如雪之凝，如冰之裹；小大成象，中邊不畎，此又凝雪裹冰，不能若是之勻且肖者。余於左腋洞外得一垂柯。其大拱把，其長丈餘，其中樹幹已腐，而石膚之結於外者，厚可五分。中空如巨竹之筒而無節，擊之聲甚清越。余不能全曳，斷其三尺，攜之下，并取枝葉之綢繆凝結者藏其中，蓋葉薄枝細，易於

損傷，而簡厚可借以相護，搨之甚便也。（遊記卷十八，頁七至八）

此文亦可見作者對任何事物，均願加以科學性之研究。此所記爲樹漆化石之尙未完全形成者。作者不能全曳，則取其三尺，畚從事科學研究，必先採集實物。徐霞客固儼然一近代科學家也。

檢閱等遊記雜註

六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再版

青年文庫

徐霞客遊記選註

每冊定價國幣一元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選註者 方 蒙

發行人 劉 百 閱

發行所 中國文化服務社

印刷所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刷廠

0
9.0
27/2